宋子大全

續十六

序記

共二十

尤菴先生後集卷三十一

序

趙進士鳴遠聞喜宴序 壬戌正月

我
顯考初服趙侯甬翻景暈来視篆專以清操篤行為政本越二年不幸以樞歸邑之士民追思不已立石以銘之後其胤鳴世贅居于邑中奉侍其母夫人去年辛酉冬其次胤出為叔父後者鳴遠取司馬試歸設聞喜宴邑人争助其需而聚觀如堵曰吾趙使君兒也語曰愛其人愛其屋上烏其信矣乎侯皇考忝奉公有能詩聲 仁祖朝甞以白衣從擯使事

顯考幸温泉追旌其孝行于宅里余爲寫其棹楔而又狀其行矣今侯之兄弟皆有祿位鳴世服田養親不匱甘旨而鳴遠今又早占科名是猶有源之川其流必豊趙氏之門其將益彰大乎是宴也占初筵者前監司趙世煥嶷望余家弟前府使宋時燾誠甫鎭岑縣監金時鉉云時 崇禎橫艾閹茂元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龍溪處士遺稿序

壬戌五月

士有遺落世事傲睨人間自足乎已不求人知而人莫不知者故龍溪處士李公諱榮元字子善是爾公

生乎貴族自少志氣骯髒不能與人俯仰雖游戲翰墨而亦不毇毇也所與游者如權石洲諸公塤篪迭唱又與任踈菴為莫逆神交皆跌宕游方上下今古亦貞不絶俗與公卿大夫迭相往来而終不被其薦引士服素履以没其世蓋既没而士大夫猶慕仰不衰曰公守真保和匿德藏光多聞内植動止兩尊斯實語也公號為能詩亦高古淡蕩如其為人所傳於世者雖其不多然一臠而可以知其全鼎矣余不及識公而與公胤子牧使諱斗陽游熟聞公之世而想像其為人矣當其俯視一世達觀千古熙熙陶陶意

在天際則詩亦不入於心矣然則詩可以知公乎哉今公之曾孫華相以爲詩不爲公之重而詩之出於公者終不可泯也遂裒稡以爲一編而令沃川使君李公宣岳慕公風誼取以剞劂之從此可傳於世矣其義可尚也夫華相學於私親以文行見稱於士友其述先考思蓋亦有自云時　崇禎横艾閹茂仲夏日恩津宋時烈序

竹陰集序　甲子

蓋聞評人易評詩難蓋人有君子小人之分爲君子所與者爲善流爲小人所好者爲不善之流此所以

評人易也至於詩也其格律之高下音韻之清濁旣有不齊而又有正變異體三百篇以後以至蘇黃二陳其變無窮而一人之作亦有先後之異故晦翁以杜子之夔州以後又為一變則詩豈可易評哉惟聖人則無所不知故不期於評詩而一經品題卽為百世之定論要是至公而明也昔在宣廟朝文章之盛可比貞和之世而宣廟獨稱竹陰趙公諸作曰一團元氣渾渾然也可謂與北馬多天下而先影之才獨先定價也自後汙隆不常榮辱相互而至于仁祖初服賢俊彙征濟濟洋洋而公起廢為政府舍人

玉堂典翰此為遊地之十分盡頭矣又有清脫其洗
索之言知金清陰鄭守夢諸君子則不待評而人可
知矣嗚呼公既以其難被奬於　聖祖獨不以其易
受知於神孫哉故有問竹陰公者愚只曰欲知公文
章則但觀　宣廟之哀褒欲知公人地則但觀　仁
祖之睿簡可也且有一說昔人論杜祈公喜用財而
曰祈公之用財可及其用於當用則難及也愚於公
用才亦云盖觀公之行狀則可知矣公歿幾五十年
而其孫景望與其諸子正萬等収拾公諸作為若干
卷刊行于世余謂公之才固出類而亦幸有遭遇矣

世徒知荆玉豊釼之可寳而不歸功於和氏與雷公者非知言者也時　崇禎閼逢困敦觀之下澣恩律宋時烈序

秋泉李公文集序　乙丑四月

人之立慬樹節不爲死生禍福所誘怵者或有出於一時慷慨之所激然斯亦難矣若於道理性命之正知之明信之篤積於素而厚於養事到面前處得其宜者是真難能也若秋泉李公者殆庶矣乎當壬辰板蕩之世王人顧養譙脅迫　本朝俾同和議衆議靡然將不敢不從公極言其難與共天之義當光海

朝詈毋之論日熾公又斥其悖倫傷化終晝自請之
道及至丁卯朝廷有城下之恥公又上章極言其羞
辱仍陳自強之策盖公前後一義如出於立談指顧
之間而其有補於世教者不可數計公可謂一世之
偉人正士矣然考其所自則盖有本源之不可誣者
觀於平日所述銘說箴賦諸篇可知矣其所謂知之
明信之篤積於素厚於養者非耶世衰道微以學爲
諱人或言及於此則無不群聚而笑之故天理日晦
世道日非可勝歎哉公之前後述作散逸殆盡其家
所藏盖寂寥數篇其孫震華氏兄弟旁討幽尋久而

不已歲癸亥偶得全秩於遐方人家有若神佑其誠
者其事亦奇矣震華氏嘗来請弁卷之文余久不敢
作而今又以書督之余以為公之此集雖小其為世
道之重則大矣竊以托名其間為幸不敢終辭焉時
崇禎紀元之五十八年孟夏日恩津宋時烈序

泛翁集序

丁卯七月

物之理未有無對而獨立者而以相反為對者居多矣故此多者彼必寡此短者彼必長亦陰陽消長不易之理也莊周曰嗜欲深者天機淺也夫其荒唐之說類為莊士之所羞稱而此獨為晦翁先生之所取

者有以也哉吾黨有洪泛翁諱柱國守國卿者故台臣慕堂公諸孫而月沙李公之宅相也自為秀才時穎出倫類逮登大科蜚英藝苑投之所向何所不宜哉顧乃無心於進取蕭然斗屋不改寒士之雅操凡天定得喪欣戚漠然不入於其胸懷而顧喜為詩其所自號蓋亦泛舟江湖中流自在之興致也故凡其燕逸之際天機自鳴其脫口而肆筆辭調清踈格力閑暇騷騷乎古人之門庭矣此豈非寡於彼而多於此短於彼而長於此之效耶惜乎使之天畀遐齡得盡其限量則上而沉宋下而陸黃豈不並駕而齊馳

哉蓋既沒而其亂萬選士中裒粹其遺稿釐為編帙以示余而仍求弁卷之文余於聲病之功素昧源委而獨聞晦翁先生論詩之說矣其意蓋曰先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向背能洗滌腸胃間葷血脂膏方可以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之趣嗚呼公其庶幾於此者歟必有能知之者矣是為序柔兆攝提格孟秋日德殷宋時烈序

寄詩別同甫樂甫北征序　丙寅七月

同甫為便養出為常山宰視篆未幾政通化行縣庭無事今年三月與樂甫携寓公閔士昂及學中諸生

十許人訪余于巴溪之下共校朱子大全時值勝日遊賞溪山飲酒賦詩甚樂也既而各以事歸仍爲約束又將以三夏爲文會於上黨常山之界及期而余率疇孫修墓于上黨南境而行時疇孫適遞翰林而來歸矣行到中半忽聞同甫遭期喪在京未還矣憮然改轍省妹于清安衙舍轉向巴溪時樂甫自常山追送云同甫非久將還也余欲久留山中以待之矣忽聞朝廷以余因大全劄起妄觸邦憲也論議甚峻余自歎以爲在朝陳力而獲罪例也今作山氓而猶不免焉是居下流之故也遂出山還家上章請罪而

杜門念咎以故山裏等待之計又成差池此心耿耿
未嘗忘于懷也然每自謂或秋或冬或来春豈無一
畨幸會初時𪆶䶄後益恍樂者亦倚伏之理也今也
同甫忽以親嬿觧綬將歸爲馳書来告别因索贈行
語噫余今年恰八十歲矣晦翁於靈芝爲寫沈隱侯
詩以與李季章因有小序其意亦不可謂不悲矣今
聊誦此奉贈焉然惟於同甫可以此奉聞一自詖淫
邪遁起於黒水餘波滋漫至今濬導晦翁諸書視爲
笆籬邉物曩余之㦯𣳞海上實由於不量其力而欲
鄣其狂瀾也昨者之㦯彼何問亦惟其遺毒也仰惟

同甫曾王考月沙先生嘗對陸學王人之問也專主晦翁說以抗其言而王人亦不能屈也今同甫之淵源如此則宜乎咲蓊山間以校大全也惜乎餘人所尚之不然也余嘗戲謂晦翁嘗自言老子命薄帶累得許多至今千載之下但能誦其詩讀其書者猶且如此何也未知同甫亦畏其帶累耶雖然今日則實有自作之罪乃知慶元年間李道諸人亦不無所失而然也不可全咎況余一種人也嗚呼此可發一大笑也同甫以為如何時　崇禎柔兆攝提格孟秋日

巴溪病叟信筆胡草

巴溪共讀古人書閑氣無時是遂初康節詩云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胎中一點無環中謂先天圖也我似禪房眠粥飯君如清水出芙蕖詩聯酬唱追南嶽語到談谿揖子輿惆悵今朝書告別無端老淚濕衣裾

松潭宋公文集序　丙寅十一月

誦讀詩書而不知其人鄒聖不以為可以必使論其世也惟我松潭公平生不以眤者自處人亦不以是稱之而惟其人之可知者有不可誣焉則詩書之出於其人者又曷可少哉公平居不以事物經心惟修姱是好故鄉黨稱其孝友朋友悅其清踈所與遊皆

一時名公韻士名公韻士之為公而眎者又多於公之所作也上自京華貴游下至閭里稺童莫不知有松潭公公豈非但為一姓之宗也少時遊宦四方亦不以吏事自汨聞有佳山美水輙飄然獨往凡觸物遇境必發於吟咏中年以後弧矢之志既倦則修釐舊業奉先収族烝嘗睦婣風流篤厚佳辰令節治酌命儔極其清歡其談讌嬉怡無非詩者自懸弧以来以至沒世八九十年之間未嘗有皺眉之事則怨悪之聲一無及於耳邉此事可詩而歌之也噫公之世論之至此可不謂今世之所稀也耶公既享用清福

而餘慶未艾子孫蕃衍而簪紳輩出舉宗依賴如枝附幹寔公之餘教使然也公嘗作檢身要訣垂裕後昆真一經之教也余髫齔時與同春公每至雙清堂見公淨掃庭砌蕭然清坐澹然若神仙焉逮其沒時余已抱子則聽聞益熟而景慕益深矣今其孫前殿中國士曾孫忝奉奎昌觀察使奎濂與宗玄孫忝奉相抃等謀所以刊其詩文而問序於余嗚呼詩文何必論哉謹略論其世而歸之　崇禎柔兆攝提格仲冬日同宗後生時烈謹序

畸庵鄭公弘溟博極經史嘗曰資治通鑑司馬氏所自謂平生精力盡在於是者而南陽胡文定公補而成之神宗以為博而得要簡而周事朱子以為愛君忠國稽古陳謨之意其文愈約而事愈備者也猗歟休哉其所謂不以史觀之者其不信然耶然義或有不能精當者其大者如帝曹丕忠荀彧之類是也不有以朱子執咎之筆綱以正之則顧何以開群蒙而明世敎哉於是取以為綱而名之曰資治精華未及卒業而遽捐館舍公從子掌令瀁氏踵而成之總若干卷二公之意可謂勤矣愚以為借曰此書只是資

治而已朱子之拳拳不能已者已可見矣況與綱目合爲一書乎是如聖人筆削而四傳具焉矣朱子嘗謂資治擧要曰後之君子盍亦視其書之顚晦而考其所以關於時運者則公之所謂反覆再三而不能自已之心當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嗚呼朱子此意可驗於今日矣此書雖或時有要刪而綱則一字不敢動謹嚴之意蓋不敢不如是云爾時 崇禎強圉單閼季春日德殷宋時烈序

文烈公延謚圖序 戊辰正月

神宗皇帝萬曆壬辰倭奴犯境 上命武將李鎰爲

防禦使以尹公暹朴公篪為其從事踰嶺以禦之軍至尚州猝遇賊衆寡不敵鎰棄師遁去尹朴二從事不去曰吾受命討賊苟或全吾義安可全吾身遂安坐帳中不動如山卒以致命遂志於是遠近僨動爭以全軀保妻子為羞辱儌覬之外儒生白徒左提右挈義旅蜂起以助天兵以成中興之偉績夫被堅執銳摧鋒陷堅其功豈不大哉然而皆曰此功反小何也夫仁以為干櫓義以為戈矛折衝尊俎之間談笑鋒刃之前俾有血氣之倫皆盡親上死長之心以至國命不墜 宗社再安豈所謂不殺之武不宰之功

者非耶於是　上命元老大臣論功行賞追賜二公
丹書鉄巻尹公啓封為龍陽君録用其後後九十年
今
上丙寅賜謚曰文烈其曽孫以健守珎山郡吏
部郎金昌集汝成奉謚来宣于珎郡郡守備儀物以
迎以對揚　聖主光榮嗚呼休哉公孫蔡當丙子虜
亂以南陽府使殉節而死其弟校理集秉志立慬以
明春秋大義也號為一家三節二孫真可謂善繼而
公之風教將及於無窮矣其有功於世道何如也
上亦下息命並易校理名故金吏部自珎仍往其亂
子以徵任所宣賜于陰城縣祖孫息榮燀焃無限人

皆曰有是祖宜有是孫也金吏部以文正老先生聞孫來須二謚理固有以氣類冥會者是亦一奇事也目今設遙邢道之辥塞路陷天甚於秀吉清正兇飈矣 聖上之特有新命真超出百王之意見也斯可以祈永命於萬世矣郡守君登諸繪事俾余題其首云時 崇禎紀元著雍執徐孟春日德殷宋時烈序

二程畫像序 戊辰三月

漁村沈公諱彥光奉使觀周求得河南二程夫子像以來藏之于江陵鏡浦臺上後幾年而其六世孫世綱等以臺東南西北有河南村築小屋奉安二像以

寓瞻依尊敬之誠余惟漁村實　中廟朝己卯人己卯諸賢專尚近思錄夫二夫子之嘉言善行皆萃於此書當時諸賢之相與討論及經筵講說皆自此書中出来則漁村之獨求二像以来者亦可見其意之所在也其子孫保藏相傳已是難事而于今尊奉事體益以隆重此尤可尚也雖然尊其人不若知其道夫伯子之瑞日和風叔子之規圓矩方此其氣像之大槩而其所以至於此者皆本於一敬字故朱夫子稱程先生有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令學者知此而謹守之則其於二夫子之道可庶幾矣此實漁村

子孫之所當知者故敢以相告云　崇禎紀元之六十一年季春日德殷後人宋時烈書

戒子雜儀序

戊辰八月

崇村韓公聖輔汝碩喬木世臣而又沙溪文元公先生之外曾孫也嘗宰吾父母之鄉專以教化為政既去而民追思之不已公性好田園務耕種以奉先祀真楚茨信南山之風也嘗依晦齋李先生奉先雜儀手輯一卷書以示余大抵主於朱子家禮而間以諸家說及俗禮參為余敬為跋文以附其後矣今又以所編一冊子名曰戒子雜儀遣其庶弟聖毗投寄山

間曰頗復為一言也余惟朱子嘗病學者專以編書為務至舉范淳夫為戒其微意可知也今觀公意則專欲以此授之家庭耳提面命輔翼匡直使自得之而已非敢欲求多於古人也記昔我文成公先生以聖學要語獻于 宣祖大王曰假使此書出於臣手亦不以人而廢言况聖賢之言乎噫文成公之欲忠於君父者其誠慤至故其言若是况愛子之心雖禽獸亦有之矣今公以大家子孫為真儒之彌甥其欲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之盈耳充腹使不撓惑於邪詖詖行者為如何哉嗚呼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

倫也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寛
自我聖祖受命列聖相承所以教民者一切不出於
此又自閩隱以後諸賢以朱子之道闡明而敷施焉
是以化行而俗美幾乎三古之風矣不幸有尹鑴者
出而專以悖謬之心攻斥朱子有同總祖之黨而彼
名家之黨助者方且思有以易天下自是之後風教
大變子而不子臣而不臣弟而不弟妻而不妻以至
侮辱先聖之言乃為試士之題目將以嚇走孔夫子
而極矣其為禍甚於洪水猛獸矣公於此大懼而小
㤔隱憂而浩歎亟為此書要以牖迷回惑其意可謂

切矣又公於其家以招納不孝不悌為悖德欲其拒門而不納其意可謂厚矣然槩不知其源實起於是處矣李同甫見其家所記右鎸之說而曰若使朱子見之豈止於今日宋某之為而已哉其言是矣噫以眇然孤根犯衆怒冐大禍以斥詖淫者豈得已哉公之此書分門立例凡可以警俗者靡有所遺愚頗公並取孟子好辯章及朱子與汪尚書程允夫論蘇學綴書於編末以示公諸子則必渙然棄舊而圖新矣時

崇禎著雍執徐仲秋日德殷宋時烈序

振衣閔公遺稿序 戊辰八月

古有振衣千仞崗之語每恨不得斯人與之同歸及與黃驪閔士昂游常愛其有故家風采也一日出示其先世遺子孫清白一詩曰此吾曾王考振衣公所作也余蹶然而起曰今而得其人矣此真堯夫先生所謂塵土何由上得衣者也其氣像如此故自號如此而所以遺於子孫者如此而其詩之骨格抗爽亦如此也嘗以拙筆寫其詩曰以自警也今士昂又裒集其詩文若干篇又附諸名公為公作者於其後公之氣象於是乎畢露其全體矣噫今去公僅百許年而世益下俗益靡顧安得以此示諸人人少振風聲

之萬一也耶噫余老矣又恨不能登絶頂而酌流瀣
拂袖高歌以挹公之餘風也戊辰仲秋日

延氏族譜序　　己巳二月

同春宋文正公其曾祖母谷山延氏也余幼時與同
春同學㬥古老習聞延氏事行仍又知世德之大畧
矣今延監察最績茂卿以其所編世譜一冊來示余
於懷川溪上徐以閱之有同春編錄而未完者病時
所始而然耶誠此譜之不幸也譜中有掌令公九岭
嘗為報恩縣監與金冲菴先生唱和詩什甚多將為
譜之附錄而又有完山李汝九序文以追本収族之

意為言則是程朱格言也可謂善矣然獨詳於同春而不及沖菴可歟豈於同春登門覿德尊親之意最深耶又有申佐郎奎亦延氏宅相也其序文鋪張纖悉其可表章者無所遺漏雖不能遍閱原譜而已槩舉矣大抵盛衰相仍理數之所不免也延氏於近世其興盛頗遜於古此邵先生所以有看花怕盛之語也今茂卿妙年登第天衢始亨豈所謂蓓蕾者耶亦可以占此譜之顯晦惟茂卿不忘離披之戒則幾矣

崇禎屠維大荒落仲春德殷宋時烈序

記

石城縣浄友堂記

戊戌四月

水陸草木之花濂溪先生獨以蓮爲君子而稱其德則以亭亭浄植爲美夫蘭之生於幽澗桂之花於峻崖無慼乎其馨且辛也唯蓮也處乎淤泥而不污其質與其擢清漣者無以異焉蓋不以泥而不浄故亦不以清而愈浄也古人有製以爲衣而子長稱其爲皭然泥而不滓然則其比德也蓋尚矣故先生貞不絶俗清不顯世蓋嘗爲分寧主簿爲南安司理提點廣南之刑獄役身於朱墨栲榜之間而其襟懷洒落自有光風霽月之趣則其寓意於是物也真不偶然

也吾友金延之寧石城之明年為堂於蓮沼之上名以淨友豈聞先生之風者乎蓋延之自其王大父清陰先生蒙難於氊裘毳幕之間而所守愈潔自與遯世離群而不易乎世者難易相懸矣延之幼少趍庭得其家學則肯以商筭簿領之煩而累其心之淨哉大凡此心本淨而物欲染之故於此甚生奈何遂有絶物逊世而強名乎蓮花之妙法此禪𥌓之所以為偏而異乎儒者大中至正之䂓也故晦翁先生嘗主同安簿也以高士名其官廨而曰士誠獨立於萬物之表則主縣簿者果不足以害其高也延之獨無意

乎由淨而進乎高乎苐必不求淨於清虛不求高於脫落然後庶幾乎吾儒之家法矣雖然為是者有本有源蓋亦從事於濂溪之一者無欲晦翁之秋月照水以至乎心源瀅徹意象高明玩庭草之交翠聞菖蒲之平安與渠為三然後立乎清凉之境而觀乎昭曠之原不知身在鞭扑喧囂之間則未知延之友蓮花乎蓮花友延之乎恨余未得挹遠香於堂上啜房露而和清吟也戊戌四月日友人恩津宋時烈記

懷德縣客舍重創記　庚子五月

昔歐陽子謂韓文公得窄韵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

事固有相異而可以相喻者矣吾縣在湖西最稱岩
邑南北未六十里而東西居其半爲物於其間者其
羸狹可知已故其收支科率亦堇堇爲則爲宰於此
者必多方擘劃苟小奇零然後始得免郍填補以苟
公私之須故雖爲縣宰而有寧爵毋刁之歎矣舊有
客館規制頗寬而但餘基址雖老吏舊民未有能言
其興廢之由者其傍有老屋數架自昔權安　殿牌
以爲朔望行禮之所既非正處而其角撲下窄又甚
不稱既又壞漏攲傾勢將難久矣今　上卽位之初
維揚趙侯甫翶膺簡視篆思有以復其舊而歲適大

侵又　山陵策應之餘公私赤立菜色而呼哺者滿
庭輯屨而流丐者盈路候於是時不暇寢食恐恐然
致有捐瘠而不稱　聖上子惠之意也削衣貶食贏
其俸以賑飢民使可青黃相接則又振其餘以食餓
者而以起其役如范文正公之為尺布斗粟無所擾
及於民經始於庚子某月斷手於某月地勢爽塏棟
宇斯稱即以某月移安　殿牌禮儀相宜耳目皆新
蓋雄州鉅邑財力富強者則斯可指揮即成而今以
吾縣之綿薄況當任催已責之際突兀焉見此者豈
非侯之用意勤而運智深歟引伸而觸類則雖韓公

尨肛之作其難而益巧者何以加此余於是復有所感焉世之為吏者其係已私則莫不横目以營而其視廨舍之頽廢有以逆旅之披暮而朝去要尚一宿而已甚則至於身無所托借寄民家以病公私者滔滔皆是而為其民者亦以清淨無為頌美之昔朱夫子稱武侯為治官府次舍莫不繕理而曰治世不以小惠周單子過陳見其川澤不陂容至不授館而歎陳之將亡盖先王之政纖悉周徧其於造作營繕無所遺漏其見於周官者尤詳然知之者盖鮮矣今侯之不徇於俗而師於古者尤豈非可尚也侯之先君

子嘗遊文元公老先生之門而佚又得其家傳其知爲政之體蓋有所自矣他日倘爲雄州鉅邑則其恢恢遊辦又將如韓公之得寬韵而波瀾横溢可知也余邑人也竊喜斯役也不違於朱子之訓而得免於單子之歎於是乎承命不辭而爲之説如此是歳丘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花樹堂記

吾先祖安東大都護府君墓在懷德淝陰里其子孫散處京外有相爲功緦者有相爲袒免者有竭而爲路人者然遡而上之則一體而分自榦而支支又生

幹而又生枝以至於大分細分橫分直分亦天理之當然者也然必有以連續萃合使其身益踈而其情益親然後雖相為路人而其一體之實可以愈久而不忘矣淝陰之北有古寺遺址乃我諸祖父曾築齋宮守之以僧俾護丘木者也余與宗人謀復其舊而適當 朝廷明王道以闢異教撤去尼院而創立寺觀者一皆禁絕以新一時之耳目則莫不有興起之心矣於是改舊為新取程夫子花樹之說而名其齋盖將以合族講睦以毋忘所謂一體之實者矣抑甞聞程子曰管攝人心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

族譜牒廢則人不知来處雖至親恩亦薄人知尊祖
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張子亦曰人各知来處朝廷
大有所益朝廷有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
立忠義既立則朝廷豈有不固吾宗之此舉雖似細
微而其仰承　朝廷之美意俯矯俗情之踈薄以益
夫　朝廷之萬一則可謂云爾矣凡吾宗族登斯齋
以瞻眺府君之墓徒知其屬之踈而不求其源之一
不相親愛不相管屬則豈徒媿於程子之訓抑亦不
以府君為有知也可不懼哉可不戒哉辛丑二月日

公州拱北樓重修記　壬寅十月

昔周單子過陳見其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歎陳之將亡夫館字無與於興亡而興亡之兆則見於此矣蓋周先王制為周官而尤謹於此此亦天機爛熟之一事而其廢弟如此則其故可知已公州故熊津府也自李唐滅百濟置都護以撫麗羅聖朝受命因以為南方一都會其襟帶綰轂之要非他餘之可比也古有山城陡壓錦江其周圍盡山而止其兩頭盡處面陰有斗門門上有樓名曰拱北北去江無十步而江北諸山盡在欄檻之間蓋始於備而終於勝也粤自南北修㩳中外無事陰雨之具無所為而為焉故

任其隳廢窮念當初設置之意豈止為外侮虞哉頃
歲潢池之警觀察使倉卒駭愕束手劻勷惟幸其事
卽已不然則殆矣自是識者益以寒心而亦莫能為
之所也今　上壬寅吳公挺緯按節來涖適值荐飢
賑恤之餘拾其踦零以新其樓蓋不忍其舊之全廢
而又將為之兆也其言曰昔吾外王父西垌柳公嘗
建斯樓攷其歲則　萬曆壬寅也今甲子一周而不
肖來接既不得無情而又況　仁祖大王一嘗臨幸
昔周人以召公來布文王之德而猶不拜甘棠之樹
況如斯樓者其又可圯壞耶乃以書屬余為記余惟

先世遺以數間老屋以為業而子孫能補葺塗塈者
鮮矣況係公衆之事乎宋之歐公以藝祖嘗至清流
関下故其守滁之日為作亭以望之此臣子之䟽節
然後世如歐陽公者不多聞也今吳公下以継述外
翁上以追慕　先王雖不能遽修其高深以為控扼
之制而一路之人皆以公心為心則忠孝之性自然
呈露而不可禦矣豈不逾於金湯之固哉陳人之廢
墜館宇蓋亦此心先臣故謂前事為可忘忘其事乃
所以忘其人也其國之臣不亦宜哉余甚嘉吳公之
意既為明時賀而又以諗于来者西垌諱根官至府

院君其他可書者吳公自别有記云陽月上浣恩津
宋時烈記

礪山郡近民軒增修記　癸卯十一月

凡物古有而今無者由乎弊而不補壞而不修之故
也政教風化猶然况乎有形而受變者宜無百年之
舊也然常人之情其出於己者愛護保惜之不暇而
出於人者則反是焉苟非通物我破藩籬者烏能以
免此我咸陽呂侯台齊至礪之三歲歲仍大侵劈畫
賑恤民無捐瘠則又振其餘以修其邑之弊軒軒故
國舅漢原公之所創而扁以近民者也前人之述備

矣侯既葺治且加丹雘其用意勤矣視世之齪齪自
私一膜之外視為剗越者不翅遠矣推是心以往其
於此軒之名義殆庶幾矣然侯不自居也惟曰吾特
因舊貫而已其不伐也又如是矣觀乎此則其為政
之善可知矣余嘗觀館宇之制見於周官者詳矣而
朱夫子於小學書亦載柳氏之增飾此雖小事觀政
者所當察也又窮推念我　大王大妃方毓蜀塗之
慶也祥光瑞徵漫衍沖葆於此而斯軒適成今以俔
天之懿尊享長樂之養者固將億萬斯年則臣民之
於此邑雖視以洽陽宜矣然則此軒之與尋常館傳

又豈無差殊之觀哉吾知其既舊而復新又將期於無窮也時　崇禎癸卯至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金山郡同樂堂記　癸卯十二月

余爲礪山守呂侯台齊記其所修近民軒者呂侯又請曰吾親方視篆金山比搆一堂於郡治名以同樂盍又記其事以明吾親之志也余起而歎曰有是哉侯之家法也古人有言曰文王我師周公豈欺哉侯之父子其聞此而興起者乎夫治無大小必近其民故民樂民樂故長民者亦得以同其樂而知獨樂者之非眞樂也然則侯之所以近民者將有以與民同

樂而佚之所受教與尊君之所自為而為教者皆非俗吏之所可及也夫同樂之說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詳矣然君人者欲與民同樂而非有為下者承流而宣化則一人之仁恩膏澤固不能溥施旁被而其所及者不過聞見思慮之所至而已故其所同者狹而不咸矣必須長民之人各宣其恵各愛其民而各與民同其樂然後融液周徧打成一片而為人君者拱手垂衣以享同樂之樂而不自知也今我　聖
朝慎簡之政尤在於守令故佚之父子並典郡符子近其民而父同民樂若使今日之為政者皆如佚之

父子則將見宇内之民始無怨遠終無不樂而　聖
上同樂之盛可肩於姬周之世矣然則為斯堂發爲
者將不獨為一郡頌而抑將為一國善頌矣故余承
命不辭而樂為之說爲然美人之善而必致於戒者
慮其善之不終也吾又為一轉語以足之可乎夫文
王之同樂實本於不遑暇食周公之近民必先乎蘡
蘡畏敬故父傳子繼以基其不拔之業夫大小不同
家國相懸而其道則未甞有異也今呂侯家承藉先
德蒙被國恩大卿小校内從外郡此實搢紳之所希
慕者也苟欲其精白純粹以助王休則豈外於不遑

食存敬畏之實哉若是則其所以保其善也固將期於無窮矣豈獨一時之樂而已哉呂侯尊君諱甬亮字子龍咸陽人也堂之成在於癸卯六月其以古篆扁其額者其從子修撰聖齋云是歲抄月上澣記

龍巖書齋記

癸卯十二月

星山李汝休一日為余言吾早決科第歷從班從吏役有年矣然在內不能行吾志外亦不能施吾澤今則又老而倦矣吾得一區於星州治北仙鈴山下外窄內寬林壑茂美有溪中注而溪邊有石橫卧如龍因堰土為澤使醮半腹而築堂其上名曰龍巖又縛

數椽於其南挈家累入處焉盖便其朝夕之養也溪出洞門則隱見断續行十餘里傍緣而下其窪者可以種稻秔而燥者可以種吉貝吾將以是而老焉余曰少而學壯而仕老而休者此士夫之常也然怵迫形勢眷戀纓紱老而不能休者有之或能休矣而酣豢之餘不耐閑淡回顧疇昔反悔歸休之太遽者亦有之故仕宦之人皆曰余將休矣而休者甚鮮比古人所以貴於能休者也今余休筋力耳目不至衰耗而已有税駕之志其賢於今世之人遠矣其所以以能爲名者豈取夫子所論咸四之義也然能之所以

遇冬而蟄者乃所以爲來世之奮也龍之奮蟄者時而已而人之進退者亦義而已矣何嘗有一定哉一定則或乖於時義矣故晦翁於卧龍之潭必作起亭以爲淵卧者可起而天行矣今汝休暫離舊栖方尹東京豈晦翁所謂起而天行者耶然吾知汝休之心矣一朝有所不樂則其斂衽而歸復蟄於此審矣然吾有一言願爲汝休畢陳爲人之所以謝軒冕歸林樾者豈非將以安其身而樂於心也然必須仕宦之日其所謀爲一出於正仰不愧俯不怍然後謝事來歸身得安爲而心得樂爲矣然則迹雖托於幽靜而

虞憂於罪譴之追至畜報於譏誚之方生寢驚夢愕
焦煎生疾者多矣雖欲望山聽泉優游以樂何可得
哉晦翁所謂仕而歸歸而樂豈不難哉者真可戒而
不可忽也汝休其勉之哉若其虛閒清燕之暇日與
村秀才討論古今以至於精義入神利用崇德不徒
為偃息嘯傲而以終咸四之義則其於復起而天行
也厥施斯亦將普矣然後君子之能事畢矣過此以
往則吾未之或知也　崇禎癸卯十二月日恩津宋
時烈記

公山縣石甕記　甲辰七月

烏川鄭侯崇漢為公山之翌年曰前人規畫大治其舘舍役者開拓舊址之東偏得一石瓮於地中古人於金石器物皆有款識而此獨無之不知何代所造而其用又如何也輿地書記公之土產而有石瓮菖蒲之文豈昔人為種玆草而創之歟其一邊見缺侯令善工鍊石以補而盛水及土復種菖蒲以復其舊又謂玆草不宜專占玆瓮乃取蓮而間植之余謂侯能有稽而不俗者矣昔晦翁先生守南康時嘗愛鹿洞菖蒲其後至問其平安濂溪先生有愛蓮說直以君子名之夫二先生之心未嘗不同而玆二物者今

又同植於一兕兹又非偶然者耶且念此兕其初盖完也自完而泐自泐而缺則其久可知也其間隱顯出入不知其幾何而俱不可考者也盖其出既非其時而又所遇非其人故終於埋没而已今值 聖明撫運地不愛寶之時而又遇鄭侯乃能刷剔繕完而又與二先生所愛者相遇則又豈非兹兕之甚幸也耶既而鄭侯以事罷去其善政宜有勒石之頌而適有禁令故不敢也兕之無識猶為可恨而況於其人乎今因兹兕而仍壽鄭侯於不利則未必非邑民之願也兕之高一尺五分強徑三尺六寸圓周十餘尺

其容可受水幾斛其得之年月日某年某月日也刊此記而示後者觀察使完山李公翊漢也甲辰七月晦日恩津宋時烈記

燕歧縣燕喜樓重修記 乙巳三月

韓文公取魯侯燕喜者頌以名王仲舒連州亭夫漢唐方州配古侯國則其得此亦宜也今此燕歧以小邦褊邑而乃其官樓亦有斯名豈曰縣名而偶稱歟抑其山水之勝可肩於連而名之歟趙侯持綱全縣之明年改治斯樓增其舊制其宏侈鉅麗實湖西之壯觀云爾余惟燕褊邑也時又甚屈也侯能生有於

無指顧之間有若鬼助神成者非才而能是乎先是

孝考辛卯歲李侯復一將易腐尾見梁脊有書而視

之曰天順二年為風雨所頹弘治八年縣盬白重建

其創始者終不可知况其名之義乎彼白與始之者

終亦泥鴻也哉然燕者安也喜者樂也安其安而樂

其樂者無貴賤一也故孟子深言此理於雪宫之對

而邵康節安樂窩名亦下士清豪之所載則是果公

侯之所得專乎今趙侯政成事暇巵幘携琴凴欄而

望山臨溪襲階芳而蔭庭樹禾稼彌漫雪月輝暎四

時之景無不可愛於是導迎清曠舒暢襟情則其既

安而且樂也豈可以言語形容哉雖然俗吏之務惟在於橫目自營利己肥家而已不得則戚戚於心得之則又嬉其不多焦勞爲以自病者多矣雖欲一日以燕而喜其可得哉其必能脫此科臼者然後可以語此矣若是而孟子所謂賢者之樂與康節窩中水竹雲山風花雪月之興猶曰不得一爲則吾不信也趙侯故浦渚大爺之抱也苟有聞於趨庭之日則其得於此也無疑故遂言之時　崇禎旃蒙大荒落清明日恩津宋時烈記

高靈縣學重修記　乙巳七月

高靈古大伽倻國也按輿地書其俗尚強武而勤稼穡我朝　列聖右文興化凡於州縣例置學校則儒術彬彬而嶺南為最矣高靈介於星州陜川之間曩昔昏朝二邑有陰陽人鬼之分雖以星號為明德坊而其人尚有以利忘義昧於趣向者多矣而高靈獨鮮少焉雖其地僻風偸不知榮塗之為可慕而亦豈其尚強武者足以立脚勤稼穡者足以自足而然耶趙侯逢源來涖纔二歲歲值凶歉拯活溝壑日不暇給而乃能削衣貶食以修鄉校以為奬率其人之地夫士雖有志於學而無肄業之地則其志或遷於異

物矣既有其志矣而戎嬉遊無為哺啜是事則徒頁
國家設學養士之意矣此朱夫子所嘗病而勤勤於
告諭之文也雖然靈人之習俗既曰如上所云則其
蔚然而有興也不難矣何也朱夫子嘗論黍俗之強
悍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王臨川論七月之詩
以為不作無益不貴異物而致美乎田桑之事女不
淫而仁也士不惰而武也今靈以尚強武勤稼穡之
俗而趙侯又以學校之政道之則其始乎七月忠愛
之厚而駸駸乎二南修齊之化也吾將翹足而待之
矣靈之士其勉之哉重修之役始於某年某月訖于

某年某月監董者縣士某某也廡享安文成其名以
本朝　御諱今年月日因朝旨改從其舊名云乙巳
七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華巷書院重修記

清州湖右之一大都會而章甫之冀北也歲在　隆
慶庚午刱建書院於州東十里之地有林泉之勝立
祠其中以祀慶徵君金冲庵朴江叟宋圭庵四先生
者其後又啜之以韓松齋宋泉谷二先生又其後某
年章甫相謂以為祠廟歲久傾圮兼且牧隱李先生
嘗勝國之季編謫此州栗谷李先生嘗莅此州雖未

期月而遞去而其遺教尚在今因修改稍濶廟制而並享二先生則於事甚宜矣遂以遍告于近遠則咸以爲栗谷先生當專享矣乙巳祠宇既新遂從退溪李先生遺訓隅截近北之東邊以栖其神位而七先生位以世代㬉又州之章甫以西溪李公深明易學亦有功斯文遂以侑于西壁而面東盖九先生道德學問雖有不同而其模楷一時風範後世者爲不窮矣今 上初服賜額曰莘巷盖取朱子所賦白鹿洞第三十句之義也盖濂溪周子嘗曰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顔淵不遷怒不貳

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五峯胡氏論其說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淵之所學朱子以此為學問之大法而以莘摯所志巷顏攸執勸勉洞中来學之士而令我

聖上又以此賜為扁額其意深矣嗚呼九先生之道亦豈外於此哉國朝書院其嘉號雖多而若論其體用之全綱条之備則此其為最者也諸君子其可不精察而力行之以無負

聖上作人之意哉抑九先生嘉言懿行書在史

氏著于家乘皆可為後生之矜式而至於栗谷先生鄉約之法又嘗所以敎于州民者尤不可不修而明之以垂敎思於無窮也

洪陽縣愛蓮堂記 乙巳九月

人固未嘗無愛也惟得其所愛者為難也且人心如面不同而各隨其心之所當而愛焉其所愛之不同也無惑也然其於草木則芳臭之自别而人以公眼品題於其間則宜無所不同者然濂溪先生稱李唐人愛牧丹晋處士愛菊而至於蓮也則旣名之以君子而歎無同己而愛之者嗚呼郭巾之墊雨也而洛

陽垂於晴謝臯之軌介也而江東擁於吟漢晋之俗尚如彼而至於宋也顧乃如此何也豈時序之漸下而然耶洪陽縣監李侯子重名其官沼之堂曰愛蓮斯可謂得其所愛而趣同於古賢矣盖子重自其大王父龜川君以河間東平之德當廢朝昏濁之時痛念國家之将亡倡率宗盟亡身立慬卒以扶植彛倫而子重學於家庭律已自守不苟於進取是盖将自為君子而為人之所愛矣其慕古賢而愛其所名者奚足言哉雖然濂溪之可慕者有大於此者其建侖屬書闡陰陽造化之妙則其文固可讀也至其為政

則朱子稱其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心新學校以教其人而荒崖絕島不憚瘴毒之侵緩視徐按惟以洗究澤物為任至於運使欲枉法以殺人則委告身而去之其約已周人則家無百錢之儲其解官而歸則妻子饔粥不給而曠然不以為意是道之可慕而欲同爲者豈玆植物之可比而已哉今子重既取乎彼之小者則其學乎此之大者可知矣後之登斯堂者亦將毋徒小者之取爲則庶幾矣子重名皇 中宗大王之五代孫也 崇禎乙巳菊秋恩津宋時烈記

濟山堂記 乙巳十月

前觀察使蘊公世居盃山郡　仁祖朝闡大科颺歷中外既而謝事家食治小構於其居之西偏而曰其後山名曰濟山堂命余記之余先人與公為同年進士既以事契之重不敢辭退而思之凡環乎堂者皆山而又有溪潭之淡淥其可以名堂者非一而今獨取於此者得無意乎夫天生萬民必使其秀異者濟其凡衆人此不易之理也然如在匹夫之勢則雖有其志而無其物故非致身於通逵則亦莫能有為也今公退居桑鄉杜門不出其於濟也不亦遠乎且公曾與副手梢工涉鯨海以至耽羅然此則濟於人而非

所以濟人也濟人者其功夸濟於人者其事拙公將取其拙者乎既而又思之有其志有其物而不有其時則亦未有能爲者故既濟有西隣時也之戒傳說之濟川亦待　嘉靖之時公其有有孚貞吉之需乎或有惕若時偕之意乎公必有所居而非童觀所敢知也雖然事有大小而理無彼此嘗記古賢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盖聞公於時有四不出於會有四不赴又不以得喪情炎于中如是則是乃安身立命之方矣何必濟人然後乃可爲濟乎姑爲是說以代張老之頌焉堂之東有窩曰慣眠西

有軒曰水明皆隨時燕處之所也三扁大字皆余承
而冐作者也乙巳十月日

雲岫堂記

文山柳君夏仲為堂於三山縣之治南因其地名之
雲字又取陶靖節無心出岫之意扁以雲岫余既以
拙筆題其楣因又語之曰君方種學績文群試於有
司蓋將以出為世用則其取出岫之義當矣然士之
出也其可以無心乎大者欲利澤及物以安斯世其
次顕楊先德扶持門户其最下者禄以代耕不為流
丐而已揔之皆不為無心也今君之志要不出此三

者則玆其所取之義得無戾乎柳君曰吾特惡世人之有心者故有取於此爾余又曰君之意則善矣然一向如此則殆將入於老莊矣夫靖節之詞晦翁甞甚愛之然尚病其有老莊之味差毫謬千正後生所當辨也柳君曰然則有可以因此而教我者乎余遂誦胡五峯爲晦翁所作詩曰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然此則猶似偏於用行一邊故復誦晦翁詩曰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麽青此其大中至正之體見於吟咏之間者如此柳君善於詩於此必能知之靖節何如於五峯五峯又何如於晦翁

君試言之

南陽縣學明倫堂記　丙午正月日

今上六年南陽縣學新造明倫堂明年知縣事閔侯公瑞走書來以請記而縣之寓公尹牙山弼殷金進士起業又疏其事以告曰斯邑之學久廢不治自今侯之來即修其簠簋籩豆而嚴其祀事又建斯堂以為生徒肄業之所皆使一邑之人拭目改觀斯不可以不書者也余曰余固知閔侯之如是也侯與二弟皆以文學科第歷颺臺省及其二弟分陝布政則專務原化謠俗丕變蓋其家法然也夫二陝雖賢世

稱難為弟久矣今此修舉學政特侯之餘事則固不
足以稱揚而獨於侯之書深有敬服焉其書有曰凡
茲造作興繕皆有司之事而已若其使人造道入德
之方則恐有所在而非此之所可與者故頗謂一言
而俾鄉秀有所指循也噫今之為學政者完其屋宇
修其牲幣者斯亦無多焉況望其進於此者乎今侯
之言乃獨能及此卓然非陋儒末學所敢及者顧余
有何知識而敢承其所命哉雖然余嘗見朱夫子尤
溪縣學之記矣其言曰天生斯民與之以仁義禮智
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

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禀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
欲動情勝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爲爲是之故聖王立
學以教而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
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無
違也然後從而教之以格物致知使知所以自身及
家而達之天下其匡直輔翼皆使有以不失其性不
亂其倫而後已爲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
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嗚呼夫子此說雖孔孟復起
豈能有以易之哉余故謹書以此復焉以爲縣之諸
生苟能夙夜服膺不以爲欺我則其於閔侯之意斯

堂之名始庶幾焉爾抑余復有所感焉朱夫子為吏廬阜也既修學政矣又見五老峯下有所謂卧龍潭者遂作諸葛武侯之祠而為之記以寓其隔世相感之意蓋當日為君父復讎討賊之義實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者則卧龍之舉雖小而不亦明倫之一端乎今此南陽之號偶同於武侯所居之地是不當建屋置像使凡瞻眺者有所興起如夫子之所為耶頗俟入學講論之暇試與邑中之賢議之也於今日世道正不為無益也嗚呼欷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閔侯名著重驪興人自少讀書修行久益不怠故其為

政知所先後如此云甫丙午正月

平康縣近民軒清省堂記　丙午正月

小學之教襃廢久矣惟文正公清陰金先生不惟以自律而亦以勑於家子孫遵奉不惟以行於家而亦以守於官其大孫壽增延之爲平康之三年即作近民軒旣而思惟曰凡爲吏者孰不曰民可近不可下然終不能近而日益乖離者良由心不淸事不省私意叅錯異言眩惑則焦火凝氷將不知此身之所在矣而何近民之可言哉卽治燕居之堂名以淸省蓋本於顔氏之家訓也彼顔氏之爲此言固善矣然不

有朱夫子著之於小學則孰知為切要之道而不有文正家子孫則又孰能知其切要而以為近民之本哉蓋嘗論之此心之體本自清明不可名狀故朱夫子論說雖多而卒之以秋月寒水為喻可謂盡矣然此心該貯於此形之中而所謂形者耳目口鼻之能覺者也聲色臭味日接於此而舉為之病焉故方寸之中塵垢藤葛偪塞無間而清明之體日益昏蔽則於其骨肉至親亦無仁愛之恩矣惟有志求仁之士能惕然自省超然自守凡其外誘之可以為病者一切不留於聰明之用則心不得不清心既清則奇衺紛

冗自無所入而事不得不省如此則澹一虛明者復全其體而洞然八荒皆囿於我闥矣凡其動植飛潛皆在所愛之中矣而況同胞之吾民伊何踈遠之有哉噫近之乎其知至要之道乎此不但為政之要而學問之道亦豈外此哉或疑以為近民者實本周公之訓而然周公顧乃還執吐握又嘗誦文王之不遑暇食此果清省之為本乎曰有是言也然考之於詩書則周公先自先明而後乃能勤施于四方文王無所歆羨而後乃能以對于天下果有曰身心之間一有所累則雖欲吐握還執以待士不遑暇食以勞民

得乎夫小學之訓固與文王周公小大不同然其本末相須體用相涵之理則未嘗異也延之教我曰軒與堂雖異而須合為一說以記之延之其已知此也夫非文正公家法焉能與於此哉　崇禎丙午正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義壇堂齋後記　丙午七月

崇禎癸卯七月今　上殿下遣禮官致祭賜額曰從容俾揭其堂盖取從容就義之意也昔宋之忠臣夫婦共貞而以此名其並命之所今先生殉節之日談笑鮮鞍如坐平地上其子弟門生爭相授命無不視

之如歸信乎其從容矣　聖上之恩號可謂得其實
矣始其傍近氓俗頗見其驚動禍福之徵爭相告語
也自有崇報以來不復如前日者矣豈七百義氣欝
而未伸者或奮擊發揚以為神而及其恩榮渙沛禮
備數登則皆有以明格昭應自然鼓舞而無復憾於
九原也耶盖古亦有此理也聊復記此以備前記之
缺且自歲儉國貧州縣秩祀之儀皆從減克而此獨
仍舊盖欲物不瘠於尸也齋有簿正除牲幣籩豆外
二丁粢盛之為斗者各五十矣歲丙午觀察使閔公
維重舉其數上聞以為著令而凡百修治之舉無所

不用其擬皆可書而蓋不可盡書矣閔公又捐俸以刊文烈公遺集真後世之子雲云爾是歲七月日再書

德山縣祝旻堂記 丙午九月

崔君世慶為德山之明年即治一堂於客館之東名曰祝旻余嘗問其所以君曰自古言天者曰皇天曰旻天曰旻天天一也而獨於旻天朱子釋之以仁覆閔下之義故吾竊稱頌於吾君而名堂以祝之也夫世之稱其君者或以聖或以明而惟以仁稱之者為尤切故史氏賛堯之德曰其仁如天然則天之所以

為天尭之所以如天者不過曰仁而已在天為昊在
人為尭則亦可以止矣故吾以是祝焉既而又泣而
言曰天以閔下為心則凡在飛潜動植之類無不囿
於所愛之中而惟我家不幸曩昔家覆之日其滛禍
有不忍言者當是時任代天理物之職者雖不足言
而所謂昊天者亦不能鑑臨者何歟厥後我父以綿
綿顛蘖又不得考終而吾孤露終鮮又無嗣續我曽
考以下生既怨毒死且餧而古人曰人窮則反本故
疾痛慘怛未嘗不呼天此余之呼而祝之必以是為
稱也又惟愛君之心得之於天不以疎賤而有間故

既以推致於吾君以寓區區螻蟻之誠而望北宸居於雲天縹緲之間亦以爲歲時瞻仰祝近之地後之人想有以諒余之意也且吾之意不但如華封之祝而已每祝於心曰願　聖上不虐無告如堯罪己推輕如舜又祝曰願　聖上泣辜自痛如大禹視民如傷如文王旣又稽首而祝曰我　聖上乎願使好生之德洽乎民心共躋於壽域而永爲我東方萬年之昊天也嗚呼人君之德誠不止此而吾所祝只在於此者日夜之所傷痛有在焉爾誠如渴死者呼河之意也余聞而悶然曰子之意則戚矣然采風謠者得

子說而上聞則恤刑矜戮萬物皆春之世可馴致矣遂書其說俾揭于壁上且語崔君使以所頴於吾君者亦以自勉焉崔君首陽人其曾王考觀察使諱沂仁祖朝特贈吏曹判書事在光海時刑書云丙午九月日

龍潭縣太古亭記　丙午九月

萬松亭在龍潭衙舍之西偏雖有蒼翠簇立而亦蓁莽蓊欝勝致埋沒爲歲甲辰洪侯錫君叙來涖縣事公餘登覽而樂之即葦燔疏剔先搆一屋而對置燠室南曰卧仙北曰吏隱又於吏隱之北搆一小軒曰

枉笏皆侯之所名也既成侯以書來請記其事余謂三者之名則美矣然凡物必會之歸一請以太古之亭合而名之可乎蓋侯之爲政樸素醇質絕去俗吏習尚故其按使閔公維重書其考曰一境太古斯不可無傳傳之不可不揭之斯亭使後之登斯亭者有所觀慕焉或曰舊名萬松據其實也今易之以此無乃爽其實而近於誇乎余曰斯亦其實也夫縣境深僻民希俗厖侯因而撫之不事外飾斯非今世之所尚也蓋侯以簪纓世家隱於深山之中清陰金先生嘗欲以隱居求志薦於朝　孝考朝竟蒙奬拔侯既

不色喜又不索高去就真率無心答譽及來此縣日
與山氓問桑說麻拋棄敲扑時以布衣葛巾仰而見
山俯而聽泉兀然無朱墨之累則吏隱之趣在是矣
時寄軒窻悠然有出塵之想而升沉得失不入於心
境之間則卧仙之興不少矣巖岫秀拔雲烟開歛獨
立騁眺朝暮不厭則枉笏之意可知矣然則其人也
甚宜於其境其民矣宜其按使之以是書其考也此
皆其實事也以實而易其實斯乃所以以不易易之
矣何實之爽而誇之為近耶然佚之意以為吏隱不
如真隱卧閣之仙不如卧雲之仙枉笏看山不如捨

柱笏皆侯之所名也既成侯以書来請記其事余謂
三者之名則美矣然凡物必會之歸一請以太古之
亭合而名之可乎盖侯之為政樸素醇質絶去俗吏
習尚故其按使閔公維重書其考曰一境太古斯不
可無傳傳之不可不揭之斯亭使後之登斯亭者有
所觀慕焉或曰舊名萬松據其實也今易之以此無
乃爽其實而近於誇乎余曰斯亦其實也夫縣境深
僻民希俗厖侯因而撫之不事外飾斯非今世之所
尚也盖侯以簪纓世家隱於深山之中清陰金先生
嘗欲以隱居求志薦於朝　孝考朝竟蒙奬拔侯既

不色喜又不索高去就真率無心答謦及来此縣日
與山珉問桒說麻拋棄敲扑時以布衣葛巾仰而見
山俯而聽泉兀然無朱墨之累則吏隱之趣在是矣
時寄軒窓悠然有出塵之想而升沉得失不入於心
境之間則卧仙之興不少矣巖峀秀拔雲烟開歛獨
立騁眺朝暮不厭則柱笏之意可知矣然則其人也
甚宜於其境其民矣宜其按使之以是書其考也此
皆其實事也以實而易其實斯乃所以以不易易之
矣何實之爽而誇之為迂耶然侯之意以為吏隱不
如真隱卧閣之仙不如卧雲之仙柱笏看山不如捨

笏而看將有謝紱歸來之詩早晚北窓之下陶然若
羲皇上人則是乃真太古矣然則斯亭之名益抵於
實而傳之無愧矣其扁額及溪壑八字同春宋公浚
吉之筆云時　崇禎丙午九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四吾堂記　丙午九月

吾者對人之名也故求於人者未必可得而又不足
爲且又不能長爲吾有也求於吾者必得而至足且
無與予奪者矣然世人之求不于此而必于彼是惑
之甚也李生來自漢師之西郊以其尊君之命諭余
以四吾之說且曰願爲文以賁吾堂余復曰是真得

其所求而求之者歟夫餒焉而耕吾田渴焉而飲吾泉性焉而守吾天命焉而終吾年此四者順而易安而樂然人人不能如是者何也榮華之悅於目勢利之慕於心也故決性命之正以饕之然終不能以得之而徒取辱焉雖或得之而終必失之豈若此四者之求於吾而必得也為吾有而無失也雖然旱乾水溢則田汗而泉渴六沴攻其榮衛則年亦夭閼終不得而為吾矣惟天也者稟之於生得之於心水旱不能增損鬼神不能灾厄此則雖欲不吾而不可得也然一為外物所蔽則是物也亦為物化而其失之

之易又有甚於三者矣此而不吾則彼三者又何足言哉彼惟主人乎居在京城之側榮華勢利日接于心目而顧乃以四者名堂其主於一而安於三者可知矣惜乎其堂之在於輦轂之下也若是江湖澗谷之間則余將膏吾車而秣吾馬從子于斯堂而以諷詠吾書則其中自有簞食瓢飲樂天知命之說矣然後合賓主而名之曰七吾之堂亦可也丙午九月

東萊府學明倫堂記　丙午十月

上之幾年　朝廷以安侯縝爲東萊府使交事之初即修學政重建明倫堂於文廟之前以書來請記其

事曰此府僻在炎天漲海之際其民之能為士者甚少幸而有之而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齒於諸邑況其進於此而知有所謂性善仁義之說哉吾為是惻然也然吾所職日與倭人相接謹條約偵情節不暇於他務又土地狹少邑入纖儉無以為延士講學之所遂以餘日多方擘畫不辭憊精而糜財則學中堂序房室既以備具矣然尚懼諸生未知所以勉慕而知方也頗有說以牖之俾朝夕觀省而自勵也余惟國家設學導民之意生民秉彝好德之心無有遠近古今之殊而前後為政者特以為遐方之民不足

為教輙鄙夷之故民無所感發自振之心其或有意於導率而又以決科射利之說先之故所謂天叙有典者則皆漠然任其壞敗斁滅而莫之覺也今侯既新學堂俾諸生有肄業之所以又欲明其為學之方夫所謂為學之方豈外於人倫日用之間哉舜之所以命契者孔子之所以告於齊魯之君惟此而已然其所謂人倫者亦豈能徒厚哉亦智以知仁以行勇以強之而此三者只是性中之物事而已亦豈外假而為之哉萊之士其亦勉之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飛潛動植洪纖巨細無不各循其則為則夫

以最靈之人而奚獨不然哉侯侯之政固多可記而非侯所以見屬之意故不復書其一二云堂之役始於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終始董事者邑子某某某也

西原縣近民軒清燕堂記　丙午十月

西原縣南方一大都會也舊為州牧自倭亂蕩殘之後館宇倉廒雖旋旋修起而未及其舊之二三焉仁祖朝又以為兵馬營又置中營將偪側趲邦牧官至無所居或寄寓民家有似畏壘庵貌樣至於收貯官物露置苫盖其所漏失有不可言者而害亦及民矣去歲　上使完山李公暹往涖之公至則即治衙

舍於城中隙地有近民軒清燕堂之扁而庫廄廩庾次苐俱成夫唐賢館傳之飾既為朱夫子所取則其不可緩也審矣而今人專不致意惟自營是事其或致意者則又宏侈巨麗以為嬉娛宴游之觀爲其爲害反有甚焉者今觀公所扁之意則其亦異乎人者矣夫近民之言見於周公戒子之訓則為政之要果無大於此者也然而長民者知其然而不能然者何也貨利之紛拏意欲之惱懊終使心不能清明而身不得閒燕正先賢所謂焦火凝氷雖宮室飲會之宜亦茫然莫之覺者尚何暇於其民之能近哉今公有

意於近民而必以清燕為先者其知至要者哉苟能朝夕之間潔淨其心對越神明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間既身安而氣和則凡天下之飛潛動植皆在吾所愛之中況於吾民之同胞者哉故聖人以修己為安百姓之要又將言治平之事而必以心有所心不在為之戒又以定靜為能安之本然後遂及處事止善之説可謂無他道矣今公其亦有聞於此乎噫長民者皆得此説而存之斯民安得以不安哉況其庫廄廩庾無一不完使其收財者無所漏失則其公私所賴者亦大矣於是其民皆曰苟有意於己私者其何

以及此哉盖公之為是役一境之民只一番草木之外其百爲皆出於私俸矣余於是抑有所感焉朱夫子嘗以藝祖出宗支仕州縣爲聖謨之遠其微意可知矣今公之盡誠竭力求助　王室之意時異於他人者亦有以也夫公字退叔某年司馬某年及苐嘗爲侍從官云　崇禎柔兆敦牂陽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濟原驛飛仙閣記　丙午十月

飛仙閣在濟原郵舘之後絶頂之上望之縹緲須絶其名真不爽於實也又馬丞之来居者無朱墨鞅掌

之煩詞訟喧聒之擾故點閱毛足之外兀然若雲水間閑人又時垂先影之逸蹄滅没乎蒼松白沙之逕則有似跨鶴之侶翏轕乎琪樹紫烟之境也其於是閣也無不宜者甭之閣也創於

萬曆丙辰盖察訪權恰之所搆也令趙君甭炳到任之初亟新其壞破而俾余書其事余惟趙君以儒學世其家宜其塞淵其心勤事憮民而亦胡為清真之是尚耶無乃有亟員之歎而自托於此以自遣耶既而思之官無卑末嘗無米盐凌亂之事也亦或有外沉淂失之汩其心者也苟於此埋沒惱懊則其職事癈曠亦不暇恤況

於清真之趣豈不如窮髮之視玠髭哉況晦庵夫子自任孔孟之統而亦自稱空同道士又自謂雲臺真逸則其所以托意寓言者非有人之所能知者耶抑真欲長年度世如屈子之欲見時人出塲耶然則修是閣而居之者非惟無損於職事亦不妨於儒學之道也噫趙君其獨觀昭曠之原乎然毛山之驛有仙女吹簫之異則晦翁又徵郵童之言而辨其誕若好事者藉閣名之好訑山水之勝真以為予晉洞賓時或飛過於此則亦必有郵卒之輩訂其無有矣此則吾必曰趙君儒學之化也時 崇禎丙午十月日恩

津宋時烈記

濟原驛望雲亭記　丙午臘月

趙侯爾炳為督郵之明年搆一亭於飛仙閣之左名以望雲而請余記之余問其名之之義侯悵然而言曰吾早失先人惟慈母是依未嘗相離也今猥忝科第為官於此定省之曠已有月矣不堪孺慕之私聊取古人之事而寓此名於亭以為朝夕登望之地爾余泫然而泣曰有是哉子之意也如余永感者雖欲為子之所為其可得乎既而子曰之意則然矣後人之登斯者豈皆不如余而如子哉如子則誰不如子

心而如余則其於此不亦虛乎旣以此語侯又從而思之吾之言其亦有蓬之心也夫昔朱夫子記瑣州之知樂亭曰北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爲瞻行祝延之地夫君親雖有二致忠孝本是一理後之人雖銜恤如余者其孰無愛君之心而如朱子之言乎雖如侯者當其登望之時想像之懷豈偏在於慈顔哉況古人有憶弟憶友者皆托於雲則登是亭者盖將無所不宜矣噫人心喜遷隨感異情況爲官者前有朱墨之煩上有官長之責而其或有橫目自營者則又有焦火凝氷之惱其中矣又安能臨淸曠之地寄

情於君親兄弟朋友之間𢦤余爲是之歎因佚之請而推廣其説如此云時　崇禎丙午臘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尤菴先生後集卷三十一

記

清州拱北樓記　丁未七月

昔朱夫子記瓊州知樂之亭曰邦人士女佳辰勝日詠歌皷舞樂被聖化而北望雙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爲歲時瞻仰祝延之地夫瓊州去中州萬里之遠而又獠蜒之所雜處然而甫以守帥之化而猶尚如此况我清州之地實我國之中土而在　王京秸服之内先正之所設敎群賢之有餘韻故其謠俗之文明甲於東南蓋巳久而又有令侯之導率則其士民

尊君歸極之心宜有異於他邦矣此拱北之樓所以
重建於今日而使士民益有以知方也按輿地書多
載高麗人詩若文以記其王常鄉斯樓拜送賀表而
曰以為斯樓之勝事蓋其時所拱之北有不足言者
而此地之有斯樓則其來蓋久矣抑其時君臣未聞
喬谷之訓而以是自多歟其無乃不得已而然耶此
蓋為斯樓之羞而至我朝洗去之者殆數百年則斯
樓之幸又大矣況茲士民沐浴 聖上之仁恩輻湊
並至四面歸向則我侯之政亦庶乎成矣若於暇日
率父老命子弟會於斯樓講鄉射鄉飲之禮而北望

以拜宸居則俗化愈明向背不差而比屋可封之美
終可馴致矣然則斯樓之興廢豈不有關於風化耶
然統之必有宗會之必有元此皇建其有極者然也
必須欽明廣運恭己南面然後其下自然瞻仰故聖
人有言曰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若或紛紜義賍顛倒眩惑則已失其居中應外之義
矣况望民人之不背而去乎雖然葵花向日百川必
東物性亦有然者則臣民嚮上之誠㸔可以斯須而
有間也哉願以前所稱者托於采謠之人以聞於宸
極而以後所稱者思與州人詠歌祝延如朱夫子之

所云也樓之重建在今 上丁未令侯寔 成宗大
王之間孫李暹字退叔也是年七月州民恩津宋時
烈記

清州望仙樓記 丁未七月

增飾館傳吏政之不可已者然循俗者慢之識務者
察焉故客至無所館而古人知其國之必亡此可與
知者道也清州牧使李侯暹自禁密來莅州事節縮
浮冗大治廨舍而又有餘貲則遂重建拱北望仙二
樓蓋望仙者舊名聚景而中間改之者州人之大官
其姓名不足詳也然其來已久則只得仍之而已既

成余有所感猥諗于侯曰麗朝執端宋公明誼余先祖也恭愍南幸時與李崇仁諸公取科于此樓古人揭其榜于壁上惜其與樓而俱滅矣今樓名既新而榜額復舊則其於古事之傳殆可矣侯曰然凡侯之為政多可記者而獨詳于樓觀者樓觀可以示後也其記必屬余者余州民也記之而無頌美之語者

聖上已有康錫之褒大廐天駒振鬣于樓前則不必贅也樓之興廢無載籍不可詳而其重創在今年今年實　崇禎丁未歲也七月日州民宋時烈記

丁未七月

龍淵祠字記

龍潭縣之北有顏子洞南有程子川西有朱子川卧龍巖居其中　崇禎丙午縣令洪侯錫依晦翁夫子卧龍菴故事建兩祠于縣治龍淵之上顏子及程朱三夫子祀于東武侯祀于西用丁未六月丁丑始將釋菜之禮其議之始發也余謂洪侯曰因其地名之偶同而尊尚其人已有卧龍故事而我東之依樣尤甚如星州之川谷南陽之龍栢雖近於好事之為者而亦不害於模樣前範則今日之舉夫誰曰不可但有所慮者存焉夫潭之為縣僻在窮山深谷之間名以章甫之人僅有存者曲守聖廟亦不能齊於他邑

則令此祠廟安知其不為茂草於侯去之後乎事宜謀始議當慮終頗侯之深思之侯復曰民彝物則無古今華夷之殊而前此之為治皆以其人之不足與有為而無意於誘掖之方故其人亦不能自振而終於墻面此其人可哀而不可惡也今吾則不然稍以課督農桑之暇勸之以詩書之習孝悌之行則皆曰我侯不鄙我矣頗自砥礪而有可望者矣國家所設學校固足以肄業論學而時俗蔑視而褻慢故托迹於其間者先自置於卑冗賤微之末流况望其有所興起哉今為此舉者欲使新一方之耳目而有以償

動於萬一也日後廢興則吾何知焉且余嘗語其人曰吾為爾等剏為此舉以為朝夕觀瞻勉慕之地爾等其能終始無隧予皆應曰諾不敢忘今日之言夫長民之道寧民之不我信而無我之先以不信待之也余聞而善之遂書其說而以為記以遺潭之章甫俾揭于講堂之壁間云　崇禎丁未陽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追遠堂記　戊申十一月

昔朱夫子釋魯論民德之章曰追遠者祭盡其誠又曰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然古未

嘗有墓祭則所謂追遠者只是廟享而已而論其義者以爲春秋霜露之時君子心有悽愴如見之心况於墟墓之間草樹吟風狐兔交迹衣冠在此其人不見則其感傷思慕之懷又當何如也魯人所謂未施哀而民哀者如此嗚呼其可忌而或不之追歟豊山洪氏之葬在高陽之高峯山下宰木連圍而草亦有繚宿者矣今永安都尉就營齋舍扁以追遠噫公之免於喪屬耳聲音笑貌常在耳目心志嗜欲每存心思則不可謂遠矣何忌之可言哉然而必以是名之者將以遺子孫於無窮也夫自吾子以至於不知之

人則其有能不忌者乎朱夫子之制雖使墓祭百世不改然陵遷谷變之後能保其香火之不廢乎公之意蓋曰其廢不廢存乎人使不廢存乎我存乎我者我不敢不勉其存乎人者又何知焉雖然人必有諸已而後能責於人令公之所以責於後人者如此則其自為人之不知之人而盡其誠孝可知矣公之子孫有不以公之心為心者耶况聞公之祖考大憲公親癠拜醫必言涙俱發每晨起上堂問衣寒燠衰祭悉遵家禮宿齋必浴雖有疾未嘗廢其至性醇行如此而又自號慕堂則公之所以追之者不獨在於薦

盥興俯之間而已矣顧今公之子姓昆仲科苐接武
簪纓盈室豈其誠孝之報歟吾知錫類之慶儲毓於
罔倦也又聞近世洪氏之祭未嘗闕官供而又其祭
武旁親之在此山者無敢不逮則其忠厚悃至之意
又非他族之所及將見禽鳥之巢於丘木者相哺其
子矣兆域蓋背兊面震而公七世祖中郎公始葬之
位最下高祖部將公次其後曾祖贈賛成公最在上
大憲公次其下而考叅判公正當四位之中央云爾
時　崇禎著雍涒灘長至恩津宋時烈記

聽松堂記　戊申十二月

市廛差可隱未暇泛滄洲此李深卿詩而見譏於晦
翁者也自古隱遯之士莫不深藏於山溪磵谷之間
而惟成先生聽松之堂可異焉堂在王城之内白岳
山下繁華聲利日接乎耳目而先生之心邈然如浮
雲之有無灼然如泥而不滓豈所謂艮其背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歟真可謂學者之高蹈聖世
之逸民者歟惟是先生學於静菴文正公文正公早
有君臣之志夙夜憂勤死生以之則師承之間何其
南北之不同也豈觀變玩占隨時處宜不同於事而
同於道也耶其爲市井之臣不爲離群遯世之行者

豈其道而不汚介而不激者歟義理精微非後生末學所可窺測而其立懦廉頑之風振起頽俗則雖謂之百世之師可也然則朱子之所譏其没溺於酣豢而不能自拔者歟先生有子曰文簡公諱渾趾美傳德其道尤大實得文正公適統嘗徵召入朝欲行其道而時論不容得罪甚重世所稱牛溪先生者也嘗重建斯堂門業者全集賊臣鄭仁弘以為誣詆之目其後堂亦廢而不修噫肯構肯堂乃反為罪過則況嗣述其道而不忤於世俗耶自是而其遺址為人所占者又幾五十年矣噫朱夫子祖墓尚失於他人則

此又何必言哉今曾孫僉知杸玄孫某外裔尹舜舉宣舉等合謀以復於舊而又復重建則搢紳章甫相與嘉慶世道之汙隆人心之淑慝可見於此堂之興廢矣先生之始終本末見於退溪栗谷二先生之稱述者詳矣總而言之含章可貞明哲保身歟其以山林市朝為一致者尤見其道之高且大也然則斯堂之梁木砌石雖與山岳俱廢可也後人其謹守而勿失也哉

崇禎戊申十二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康津縣社稷壇齋宇記 己酉四月

國朝制作倬擬中華而尤遵用朱子定式惟事神之

禮未能大備而列邑社稷之儀尤滅裂焉其祀板常權奉于官廨瓮盎櫝㮰之間每值當祭之時迎而祀之于壇上則其俎豆牲幣之用陞降背向之式安得以免其苟率哉　崇禎乙巳驪興閔公維重爲全羅監司視事之初訪問檢視而歎曰宜乎暵乾水溢之相仍也神人之道勢雖相隔而理無不通人則慢之而冀神之佑不亦難乎遂稽考五禮儀叅互朱子説令州縣各修其壇壝而仍建屋宇奉安祀板而祀貟亦得以致齋於其下而州縣以歲悉亦莫能一一奉行惟康津縣監星山李侯馥意克相符不敢以閔侯

適去而沉其命遂以己酉三月鳩材募工作齋室於壇四五尺之地齋有廳事廳之北壁龕作藏版之室而盥沐宰轞之目略備焉既成以書問序於余余惟治人事神未嘗有異故孟子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子路亦曰有人民焉有社稷焉然今之長民者或拘於法令或計其陞沉盡力於民事者則或有之而事神之禮全然滅裂者何哉以民則有言而神不能言也殊不知神雖不言而其陰陽禍福之道視民人又有可畏者焉傳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知其說者然後可以論事神之道故程子曰能事鬼神已

是一等人閔公李侯殆非今世長民之所及也繼而
來者皆以閔公李侯之心為心則殆庶幾焉如此而
康津之境猶有暵乾水溢之灾則責有所歸而古所
謂作神羞者烏得免乎其任事而終始不怠者縣之
士棠嶽尹生之任也　崇禎己酉四月日恩津宋時
烈記

甲山府客舍重建記

甲山在建州衛東艮之界去京師一千三百餘里舊
號虗川府久為女真所據高麗末置萬户以統邊氓
之逊徒者　本朝初置郡守又陞為都護府盖國家

之要荒也其地在大山上去平地數百里氷雪寒陰視胡地尤甚雖以　王命為官於此者猶惆然回顧有同遷謫爲故朝廷往往不暇擇人其冒而往者則又或私有以自利而不復知所謂承流宣化者為何等事是以其地令為王土數百年而舊俗猶未盡變論者曰鄙夷之而以為是不足以與内地之聲教其人蓋嘗恥之而未有以自洗也今　上丙午趙侯世煥由侍從出自海西移為是府先是閔公鼎重為監司窮荒絕境無不遍歷以宣風化見是府公館燹於兵亂而權安殿牌於門側盡然而歎者久矣及見趙

侯之来而與語勉之趙侯到任卽鳩材命工重建正
堂於舊基經始於丁未二月明年夏五月訖功得七
月一日戊戌奉安殿牌於正處盖盡誠相助終始不
替者府之儒士韓文郁數輩也文郁等以余有素於
閔公趙侯介趙侯来請文以為記余惟昔之潮柳二
州實在獠夷魚蝦之間而韓柳二子尚且敎以中朝
文獻之懿至於宋之瓊州在中國萬里炎天漲海之
外而朱夫子猶示以聖王之敎又慮其民之但能由
之而不能知也則其責之愈深而望之愈厚矣况今
此府俗朴民淳又無詞章利祿之誘則其導而之善

也又易於他邑此盖觀朱夫子論秦俗而騐之矣自今以往為府官者正至名辰章其吏民拜蹈傴僂於殿牌之前以為瞻跂祝延之地而西望宸居於雲天縹緲之間則其親愛君上之心豈不油然而生乎盖閭民夑物則不以夷夏而有間況以遠近而不同哉誠願為官於此者勿以荒遠待其民而為其民者亦勿以荒遠自待則我朝　列聖之風聲導化其將洋溢而無外矣此豈非閔公趙侯今日之意歟盍相與勉之哉　崇禎己酉孟秋日恩津宋時烈記

己酉八月

盤谷聾齋記

昔晦翁以盤桓觧詩之考槃而退之稱李愿之盤谷則又以盤旋及環兩山為言令合二説相説以觧則盤之為義隱約可見矣漢師之南陽城縣有村焉其名適與李愿之居相同而有幽静之趣焉首陽吳公謝事歸老而築一室曰聾齋夫盤既隱論之意聾又無聞之名身既隱而耳又無聞則是真入華山之中而學希夷之術者也然耳目同體而目之力尤蔽於物令不曰瞽而必曰聾者豈以目之視止於莽蒼而耳之聽雖萬里外中華遠夷之事猶無所隔閡耶然公之所欲聾者只人世之紛冗天下之理亂而已若

其澗水之泠泠松風之瑟瑟則固將入耳而不厭矣然則謂其齋為聾乎為不聾乎惟置之勿復道而只欲膏吾車秣吾馬從子于盤如退之之云而詠坡公百不聞之句如有以外事来言者則當舉白而浮之也

崇禎後己酉仲秋既望恩津宋時烈記

安山縣官舍重建記 己酉十月

朱夫子以館傳必增飾著為小學之訓而及其為同安主簿則其為政恰三年而廨署隳弊亟以𦾔之宜為請於縣既涉春則已摧壓而不可入遂假縣人之館而居焉盖修舊作新之難如此矣吾東郡邑事

力凋殘至於畿輔則尤甚焉而又自經亂以來徧受
萑粮之侵黃童白叟村鶴野鴨無不罹其毒焉為官
者何暇念及於工繕哉以是惟以姑逭過失苟滿歲
月為幸而視官舍如逆旅故所在官舍如故衣弊履
穿補粘苴終不成貌樣矣安山縣監李侯齊杜涖任
之始視諸屋宇殘壞廢墜思有以一新之乃相地於
舊衙之東偏爽塏環抱形勝俱焉苐以時屈舉贏為
憂遂以諗于宣惠廳提調金公佐明公助以米布及
鐵遂自戊申之秋度地攻位蓋倉舍所以儲穀物也
而先時圯壞難防偷竊滲漏之弊囹圄所以禁察姦

究而先時踈缺時踰踰越逃脱之患斯數者不免歲
苦則民益病之至於社稷城隍厲禝之位國家所以
敬事神祇以導祥禳災而先時權置位版於穀物之
所塵埃汩沒慢褻甚矣遂先創倉廨官廳及囹圄次
建明齋以安大神以下位版然後遂建衙舍蓋起役
於今年己酉二月初八日越三月二十七日告訖為
日僅五十矣其四月大會境內老人而落之邑人大悅
蓋李侯之言曰吾世受國恩簪紳不替吾又專城近
畿得遂庭闈之養每切銜感之心而人微才謭圖報
無階惟竭力官事不敢自便且不敢以官私之羡為

肥已之謀故不敢有晨夕之休尺斗之私遂至諸繕
粗完此可以庶幾焉余聞而歎曰有是哉無負乎朱
子之訓矣朱子於同安至於假館以居豈亦以身為
邑佐之故不能自專而然耶然猶作高士軒以為燕
休之所及為南康則適值歲荒園中蓬蒿没人未能
芟除而修造之可為者則猶皆不廢焉聖賢之用心
蓋如此夫今此縣賴李侯而究於俱備繼而來者知
今日成之之難而不懈於葺治勿任其頽壞則此邑
之幸為不小矣李侯以余為末屬請書其事而曰此
皆由金公賜也余又嘉其勞而不有之意畧書而歸

之是歲十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青山縣白雲亭記　己酉十二月

青山宰申侯晟今年秋到官即修客館東偏之白雲亭余曰此役何如是汲汲耶且歲仍不登公私俱困事力其能及此耶曰職交事初以籍檢貲則有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不領於國賦而又不可混入於月俸者緫若干矣首以修文廟而次補兵械之缺額又賑吏民之最疾餓者然而猶有所贏而斯亭也昔有而今無修舊起廢實當官者之事且又飢民勢將流徙而仍轉於溝壑者或有之矣古賢有起土功以集流

民而活之者職之所以爲汲汲於此役者盖出於此也余聞而歎曰青山爲邑誠碁局之小而收拾奇零不被侵欺添補則其所羸羨尚有如此者況其雄州鉅鎭乎昔朱夫子守南康時詔州郡俾供出納大數朱子以爲正當窠名之外多方措畫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則是上欺使臺以及君父也官吏以爲所收窠名多不正當若有詰責莫任其咎云則朱子又以爲所不避也夫州郡於正賦外措畫添助者古今一規也雖其名義不甚正當而苟其用之無不正當則亦無所害也倸不幸孤㷀滿室而月俸屢屢雖以此

等添補其不足夫誰曰不可而必以為是則其約已
奉公之意可知矣早晚朝家有寃悶出納之舉則雖
如朱子之一一供申而不避詰責之至亦可也吾知
侯之善政將不可勝書也余故畧叙其事以告後来
之人而其名亭之義景致之佳則金乖崖守溫之記
詳矣此不復贅焉己酉十二月恩津宋時烈記

清安縣安民軒記　己酉十二月

國家屢經喪亂公私蕩殘如清安事力尤綿久不能
復舊大小廨舍皆草創支柱民病歲苦葢數尺之材
一束之茅用於官者一二而其出於民則倍蓰無且

官吏夤緣或徵其米布者有矣今 上丙午錦城朴侯元度由文譜來涖是縣本道自 聖考初設新科令守宰受月俸一如京官則守宰尤病於屋屋然既名月俸則隨意盈朒亦有因狹見巧者矣朴侯削衣貶食月有其扐以至三年而視其聚有則曰可矣衙舍之修亦縣民之所願欲者矣遂鳩材募工經始於戊申之冬期年而告訖蓋本縣偹廣無二十里民戶僅二千而十數月之内能了内外大小七十餘間之屋皆覆以瓦然皆自官調度民無與焉而既成侯猶歸之於民屬縣之耆老落之於東軒而告之曰衙舍

雖縣官之所處然隨毀隨補之際弊及於父老者多矣今吾之為是役者亦不得已也雖曰民不與焉亦豈神運而鬼作也皆父老之力也然古語曰不一勞則不久安父老從此得免於上入執功之勞矣父老咸舉手謝曰公私幸甚矣遂取其意名其軒曰安民侯又鑿池蒔荷清絶可愛遂名內齋以清心竊惟朱子於小學書取顏氏以清心省事為為政之要者夫為政者孰不欲安其民而其民終不能安者職由於心不能清矣凡物有本有末心者所以參三才而出萬化之本也如使塵垢污穢叢沓於其間則其所獻

為者無非貪饕剥割之事民安得而安也誠使方寸清明無外誘之累則舉天下之物不能動其鑑空水止之體而其見於云為者無不得其當矣民安得不安哉今齋與軒雖有内外之異名然其體用一源理事同致之義則又侯之所得於古訓者然矣余侯之表親也嘉侯之學優而仕而知有本末之序故書以記之然政成事暇而侯有賦歸之意則縣民咨嗟不樂矣余語之曰漢宣帝有言數變易則民不安幸勉副民情毋負斯軒可也

庚戌正月

惷愚堂記

宗人殿中君宋國藎某年月日搆所居之室于白達村其仲伯氏之家在其南叔氏之家在其北諸從子姪群族環列左右君嘗仕于朝以惷愚之目被黍而歸曰名我足矣遂以扁其正堂之楣曰吾將守此以老而死也日與其兄弟族黨朝夕游從詡詡然不知老之將至也真所謂虗之而樂之者也余惟愚者智之反誠非美名然自聖人稱以渊羔之後後之人夂夂自稱而不厭也至於惷則騃昏之名非人之所願也然人以是歸之而君受而不辭又將以自詑焉此古滑稽之流之所為歟記數民之蔽者惷其一也而釋

之者以為情不澆詭也若是則是亦未嘗為不美而宜在所讓也又周禮三赦之科惷實與焉故朝廷曾又叙復其官此實恕惷之道也然則是名也於君為得矣為失乎茲有一事好與族黨抵掌而談噱者君與同春公比隣甚相愛而與草廬公少相善昨者草廬抵書于同春謂君物故而相弔焉昔東坡亦嘗遺此而曰平生所得毀譽皆此類也惷愚之稱亦將以此而推之可也惟是世故變嬗伯仲氏先後謝世而叔氏亦從官遠去君孤孑踽凉令人惻愴矣君今又弃家遷徙而其堂歸然空荒甚可惜也君嘗要余題

其扁余意其戲而亦戲而副之君終不棄而揭之豈以余筆正合於此堂也耶知所擇而得其人爲君真不惷愚也　崇禎庚戌孟春日宗人宋時烈記

高敞縣平近堂記　庚戌閏月

年陽湖南之最小邑也宋侯一卿始至即誇其蒼松老槐又因辛白麓應時詩知有萬竹小池之趣余與侯自少同里講睦熟知其抱負矣意其以爲不足爲而只痛掃溉日哦其間如崔博陵之爲者顧乃削衣貶食以其贏餘占地徵龜以新衙舍又治一堂於其傍而取周公所戒魯公語扁以平近夫以匹夫之勢

處閭巷之間其親愛同胞之心猶且隨其分而有所施矣今此邑雖小為官者日見其飢寒疲癃之狀而不以為意則一膜之外便成胡越而食焉怠事之責烏得免乎陵令之為吏隱亦不如是矣今將以此二字常寓於目使其無衣者來告其寒無食者來告其飢痒痾疾痛者舉得其告其病然後得以施其撫摩之仁矣彼崔愽陵者初亦豈欲負丞而丞乃負之故不得已如斯矣然平易近民固為政之本然德愈全而責愈備故聖人必曰臨民以莊又曰不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則未善也必須先之以平近使各得輸

其情而亦必持已莊敬使民不慢然後衛可以教民以禮而為政之道始備矣而况周公之訓實以魯公之政不如太公而有是說然朱子以為太公初封做得不大段好便有些襍霸氣象則豈但以平易近民為盡善盡美也哉雖然平易近民亦非横目自營者之所可能則為政者亦不可不察功已之實病而蘄望於向上之事此又不可不知也侯自其先夫夫出入於溪閒函丈而得有所聞則侯必有得於晨昏之際者故終始言之侯名國士以友愛稱於宗黨故亦將推其心於吏民云

孟山郡壎篪堂記

今 上甲辰仲氏視篆金馬見其官廨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又見其所不可無者皆無也遂先治别堂於衙舍之前將次茀修建矣已而意有所不樂即解歸家弟隔一年代之相去僅七月矣即欲為仲氏之所欲為者而連歲不登惟賑飢是事兼且營將設鎮於邑中策應支供無弊不有吏民重困則尤不暇於營繕矣既一年縮衣貶食節儲稍羨遂起功於戊申春役飢民仍以哺之如古人兼賑之策明年春又以公事至京 上引見咨以郡瘼遂以營將設鎮為對

上命有司還移礪山則吏民稱便而力役益饒矣遂以庚戌春諸工告訖蓋自倉舍之廳事容舍之西軒郎位廳伺候廳公須廳大門及新移衙舍之祠堂廳事東西室廚庫行廊內外門捴一百三十間凡所當建而未建者舉皆一新而唯容舍廳事東軒仍舊葺理而已又以衙舍既移則其別堂不宜仍在古處故並移於新衙之傍而以仲氏之所成也故其規制一無增損焉又仲氏鑿池種蓮於其前故亦引水為沼並移其蓮而名其堂曰壎篪蓋取小雅何人篇之義也沼曰澄碧取晦翁芙蓉暎澄碧之句也蓋惟本朝

邑宰之俸未有定制自行大同之法則逐朔皆有常支雖其多寡不同要之其優於京官矣只緣爲吏者雖不必橫目自營例多侵欺滲漏之未塞故常患不足而不得爲其所當爲者矣今以家弟觀之則財不難而用之爲難用之不難而用之當者尤難也家弟治行固多可記而古人云其父譽之不若非若父譽之兄弟與父子所爭幾何哉故只書其屋宇作止之年月及所作之間架焉若其名堂之義則以一家之私而揭之公館似若有招議者然兄弟之倫是通天地之公理天下豈有倫外之人歟後之繼而來者無

以爲一人之私而因此一端推廣而敎於民則不待
開閭不必下淚而自無高陵淸河之民矣其於爲政
之本殆庶幾焉俞家弟名時壽字誠甫其先恩津人
也

冽泉亭記

丫溪子嘗將金帛往使燕京自栅門至其都城歷覽
皇朝時控禦城池文物制作其遺跡尚皆可考不勝
殷墟箕子之泣旣歸屢以密告於 上者皆天下事
也遂於其居之後作冽泉之亭盖取曹風下泉之義
也其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噫雖生在丙丁之後者猶不無陰陽夏夷之辨况吾
沐浴　皇朝之風化游詠　帝德之浸潤者乎又况
壬丁倭變靡　聖上至誠東顧則其無國久矣况復
有此身乎及到今日追思反顧至於血泣而不已者
蓋天理民彝之不期然而然者矣試於雲收日朗之
時登斯亭也北望中朝而想像三百年昇平遺韻而
念今日腥膻荒穢之爻象則其有不膽裂而心腐者
耶其不然者必無人心者也雖然陽不能終無而亂
必有可治之理故此詩居變風之末而豳雅之盛繼
其後則程子又取碩果不食之象以論之聖賢之意

衙可識矣然則登斯亭者豈徒下伯仁之淚而終無
茂弘之志乎余於此固有所大感於心者下泉之卒
章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碩果之爻曰君子得輿嗚
呼其惟我　聖考可以當之乎則紬述其志事者不
在我　聖子之世乎草野頑忠之微臣聊復有平日
之壯心也

天安縣華祝館記　庚戌八月

今　上殿下自乙巳以後連有溫泉之幸亦時奉東
朝以臨焉沿路列邑各修館御而其中天安正館建
於　萬曆壬寅盧守大河之時則故壞尤甚焉昌寧

曹侯敬彬以歲丙午除是邑先時邑有犯常之變降
而為縣矣六月侯上官語其人曰屋宇之修實守宰
之職而況今　大駕連年臨御雖　聖上慈儉之德
安於土階茅茨之陋而臣民享上之道則不可不盡
心也當職當盡出月俸而父老亦豈無子來之心乎
父老齊應曰不翅然矣　慈聖所御不幸有故有不
可仍舊者而其事體又有不敢專輒者故監司任公
義伯令侯往白于大臣而歸以驛聞則大臣許以改
為而令有司為給米布亦有聞而相助者矣遂先治
正館之東軒次改　慈聖御室而廊廳中大廳武庫

諸宇無不重新矣戊申監司閔公維重謂侯曰今茲
苟完矣若並治西軒豈不美矣乎侯亦以一簣之虧
為惜而如其命焉今年庚戌春工告訖事揔大小凡
三十九間而前後見助者慶尚監司李公恭淵統制
使李枝馨全鏡本道兵使李元老全羅兵使閔震益
也既而侯問其所以名者且以記文為請余曰諸人
之越封而相助者豈所以私於侯者然則諸公以財
而余以文字之末寓其區區螻蟻之誠亦其義然也
昔帝堯觀于華華封人祝之以壽富多男子今日臣
民為　聖上頌之者豈外於此哉如取此義名其館

曰華祝則其庶矣乎或曰壽與多男子固所願之大者而　聖上方以外本内末爲戒富亦可願者歟曰富豈府庫之蔵之謂歟時和歳豊家給人足而禮樂可興者斯豈非吾　聖上之富歟不幸數年以来飢饉荐臻人民多死　聖上憂勞於上惻怛之教屢下聞之者無不感泣矣倘天心悔禍而賜時若多黍與黍然後雖非臨幸之日歳時慶節侯與吏民傴僂祝釐於庭下如對咫尺之威顔豈不可乎吾欲以外本内末之戒獻於承弼之諸賢而以此三者之祝爲封疆之臣道也因並記問答之語報于侯侯以爲如何

也時 崇禎上章閹茂仲秋日恩津宋時烈記

凞川郡二賢祠重建記 庚戌八月

凞川二賢祠者故叅判金公緻輝按節關西時所建以祀故寒暄靜庵兩先生者也其說備載於栗谷李先生記文可考而知也國朝自慶曆以來文教甚盛院祠之設殆遍國中然其尊奉者或出於一時形勢之誘訹則不能粹然一歸於正而反為世俗詆咲之資者有之矣識者不能無憂慮也獨惟寒暄先生以小學為為學根基而真知實踐然後以及於諸書則可謂真得程朱之正法也至於靜庵先生親承其學

於童稺之年發憤勵志一以濂洛閩閩為師而以達於鄒魯之淵源則雖其道終不得大行於當時而其明正學啓後来之功可以被於百世矣夫二先生授受條貫明白特達如此而同享一室並輝齊芳則真可謂雲之泰山河之崑崙矣豈他邦之所擬哉不幸丙丁之變祠遭回祿之災而本道之創殘疲弊視諸路尤甚故前後按道之人未暇於重建矣今

上已酉驪興閔公維重為觀察使以為西土雖箕子所治而世遠澤斬其文教之美反有遜於諸路而自變故以来又有所漸染浸漬其民俗有不可言者則導率

之方誠不可以茍然矣於是首以學校為先務而復建此祠一復其舊要以新士民之耳目而使之興起爲其為政可謂知所本矣第於祠名竊頗有所奉質也昔衢州有祠爲名曰三賢朱夫子以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勉慕企及之思也為病焉則其知郡邵侯浩易之以景行是乃撤其限而示其有待於來者之意故朱夫子又美其待其人之遠也今以二賢為祠名者無乃有違於是歟况公未嘗以遐偏而鄙夷其民將使之各自矜奮而入於道則西人之得此於前後按使者盖未嘗有爲而顧不以朱夫子期衢人

之意有期於西人者豈公心之所安歟既而復思之亦在乎其人而已奚有於限不限哉孔子之門人有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又曰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為限截也甚矣而孟子猶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又宋建寧府俎豆趙清獻胡文定而名其祠曰二公婺源縣祠周程子而曰三先生祠而朱夫子勉建之為士者則曰諸君望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而激貪懦之志然後精思熟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果能達於聖賢之事則是區區平日所望於諸君也又諭婺之學者則使觀周

子書而曰其大指不過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志不墜於地矣然則朱夫子昌嘗以祠名之有所限而不以其所祠之人之道德學問而期之於其人也今西土之人以夫子所以諭於建婺之士者自勉而不已焉則其所以撤其限於衢州而待其人之深意亦可以不負矣此豈非閔公今日之心也歟嗚呼西土之人勿以地之荒僻時之危亂而甘於暴棄之歸也庚戌

仲秋後學恩津宋時烈記

皇華亭記 戊戌九月

皇華亭者不知作於何時世傳古世華使之來我由南海北登旱路此盖止宿供億之所云僉按輿地勝覽亭在礪山郡北十一里夫輿地之作在於成化年間而斯亭見載則其後廢壞又不知在於何時僉豈或燬於壬辰倭亂之日乎今 上十年冬鄭侯采和来視郡事不暇及他而首復其亭古詩所謂未到亭中名已好者似為今日準備者也亭凡三架背震面兌當兩湖之交形勢俱爲今則只為湖南按使交事

時所任也或曰比者民飢財竭事多曠廢而侯獨汲汲於此者得無時屈舉贏之誚歟余曰魯論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鄭侯之微意安知其不出於此耶況侯之曽王考林塘相公以盛際文章周旋於皇華大雅之君子臨别至於華使出涕後見我人必詢起居命使之来書問不絶其終始見慕如此則侯之今日所感又有異於他人者矣且也皇華者古之人君遣使臣之詩也故先儒演其義而為之説曰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又曰王者遣使教以咨諏善道將以廣

聰明也臣欲助其君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臣能聽諫則可諫君矣凡今按使及諸使星之登斯亭者能顧名而思其實求賢自助從善聽以廣九重聰明終有以宣上德而達下情則雖不獲華使之臨賞而亦豈不有補於治道哉顧余不得一登而遂其勝然思古時之異今慨佳名之抛虛者久矣今因鄭侯之請而感其所感之意略書其槩如此云爾亭之役始於庚戌之秋未閱月而告訖爲鄭侯字後仙東萊人是年九月初吉末屬恩津宋時烈記

庚戌九月

鎭川崔氏墓祭記

祖先之於子孫雖年代悠遠如木之自根而榦自榦而枝則其實一而已矣然貴賤有等享祀不同故士大夫所祭世數古今有異而子朱子既定四代之禮則士大夫家無不遵用之矣然人壽無多更代頻仍則所謂五世卽遷者不過百來年間事矣而孝子慈孫之心則不翅如朝暮之易過矣故子朱子又以為分雖有限而情則無窮也遂定為中制使於五世去廟之後仍存墓祭得以每歲一薦而百世不改其所以通幽明之故㝷人民之德者可謂至矣東俗例於正朝寒食端午秋夕必上墓行盛祭及至親盡之後則更

不展省者多矣以故失其墳墓所在者往往而有焉
是不知朱子定制之意也鎭川有崔氏舊為簪纓家
近歲考訂朱子書章其族人以每歲孟冬薦祀於遠
祖監務公之墓監務公諱士興以孝行旌閭其墓下
外裔亦許叅拜驪興閔進士泰重士昂亦其外裔之
一也嘗来謂余曰吾外氏奉先之儀可謂美矣然竊
恐子孫不能遵奉則將未免廢墜於久遠盍為一言
以警之乎余謂墓祭古所未有而起於鄉俗故南軒
嘗欲罷之而朱子以人情之不可已者往復論辨然
後南軒亦悟前見之非而爛熳同歸夫旣以尊卑之

有限擾世數去廟而又廢一祭於其墓則子孫報本追遠之誠於何所寓焉而其所謂根與幹枝之為一者斷截而不續矣吾未見截其根而枝幹獨存者矣其能有其身難矣于何以更責其奉先之禮乎願士昂只以朱子所制之禮講明其理於崔氏之後生則將不患其不如今日之美矣士昂以為如何時 崇禎庚戌九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延安府挹杭堂記 辛亥二月

完山李侯敏章為延安之庚戌十月起一堂於廳事之右時適大侵殍殣相枕 聖上惻然傷怛几上供

之物一切蠲除而公主苐宅之役亦皆停罷惟一意於賑恤人謂侯以此時而為此役者正犯屈贏之戒也侯亦不顧也既成以名與記請於余余名之以挹杭而記之曰昔范希文為杭州歲悪人死無策以賑之則鼎興工作日新廨倉既被監司奏劾則公條叙其所以曰工技服役之人皆得仰食於公荒政之施莫此為大以故兩淛之饑惟杭人晏然終不流徙今李侯亦聞其事而效之歟夫名於有而實於無者今世滔滔也今侯之事疑於致謗而民則陰受其事豈朱子論仁術之義而以為法之巧者歟况杭州風致

實為吳越之最吾東方無足以當之而惟近為海西名區又有所謂南池之勝者冠絕無倫其於杭庶幾焉則斯堂之名亦可以相宜而不可以他求也然希文在杭不令治洛私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則形骸亦可外焉又況居第乎哉且洛陽士大夫園林相望而主人者莫得常游誰得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為吾樂哉今侯有先廬數架於白馬江上而不曾修治獨於斯堂而致意若是亦所以慕希文杭州之志也歟凡後之登斯堂者既知希文恤民之仁而又知其不營己私之心則可以遺外物欲揭觀眡曠之

原彼朱欄曲檻皆不足以嬰吾心而可進於先憂後樂之地矣故吾借為之說而以告後之觀者焉翌年重光大淵献仲春日恩津宋時烈記

淨友堂後記　辛亥春

余嘗為金延之記淨友堂事而頗用濂翁愛蓮說矣後十餘年堂既無有而完山李侯晉子明稍移故址而新之其規制亦非舊觀矣夫延之之愛不敢謂遽同於濂翁而延之子明之愛則可謂同矣同二君之愛者繼以來則斯亭庶幾不壞矣

九四堂記　辛亥六月

清陰先生自少以小學律身而其學專主於敬真得
為學之要故其操而存之日甚固擴而充之日益遠
其所成就終至於軒天地曜日月而無窮也嗚呼盛
哉然其所謂敬者非别為一物只在於正容體順辞
令端莊齊肅之間也戴記所謂九容論語所謂四勿
者即其事也先生一生之所受用者專在於茲嘗於
丁丑亂後遯于豊山為書其目以賜其第三孫今冡
宰公壽恒冡宰公因敢失墜遂搆堂而揭以九四之
名將朝夕寓目而警省焉曰其敢不夙興夜寐毋或
不虔以忝先訓嗚呼先生之為祖冡宰之為孫其可

謂得授受之要旨矣嗚呼聖賢之書士誰有不讀者然知要守約深思力行者寡矣夫四勿者夫子以斯道之傳傳之顏子之妙訣則無以尚之而至於九容者則又晦翁夫子時舉之以荅請讀何書之問而又戒其昧此者之為大姦慝聖賢心法亦無以易此也今以此二者合而為一外以治身内以治心内外交養無少間斷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况先生當其大亂之餘棲遑南裔冢宰亦童羈東表之日而乃以此相勉則豈非朝聞夕死之志炯然可見而其付托之重獨眷眷於冢宰者

亦豈以門人知舊無可以受此者歟其微意亦可以默識矣嗚呼冢宰其可不從身而服膺之哉時 崇禎辛亥六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咸興府知樂亭記

昔瓊州帥韓侯辟作亭於放生池上而取莊生語名以知樂朱夫子記之則曰使邦人士女詠歌鼓舞自樂其得被聖化而不媿於王民也夫莊生以知魚之樂爲言而夫子則以民之樂被王化爲義蓋瓊州在南徼萬里之外鱗介之與居獠猺之爲隣一朝聞教條之令禮讓之説其爲樂也豈不如幽谷者之出而

遷喬耶今我　聖上之十二年辛亥以宜寧南公九萬爲咸鏡道觀察使先是公爲清州牧使惠寬政成至於旁邑之民亦且竪碑以頌其德則公之爲治可知矣及至北境其所以恪勤誠懇又有加焉既數千里民衆浹和寧謐則卽咸興府治之正處曰前人閔公鼎重已定規繩作一亭而揭以瓊州之舊扁曰以書請記於余余曰公之爲政非韓師之可比而其命亭之意則卽朱夫子已詳之矣愚何敢贅焉雖然有一說焉朱夫子爲韓師作瓊學之記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敎民之目則曰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考其月日盖與亭記之日同於淳熈九年之十月庚申而編書者以學記先之則雖同在一日之内而學記之先成可知矣夫既先從學校真知五倫之實然後民知王化之可樂而不樂於化外之俗今北路雖遠京師千有餘里既是王迹之所基而又其俗質直勇敢比則秦雍之地也夫秦雍之地浹洽於文武之德則民樂於為善以興二南之化驅東於鞅雎之令則

民樂於為暴而成富強之業令公既以斯亭密邇於文廟以便章甫之往來講問則其於五倫之實先有以明之矣其民宜知所樂者何事矣夫然則非但不同於莊生所知之樂而凡世俗之所樂則皆將無入於其心矣又竊惟念韓師不以瓊州為僻陋而鄙夷之以朱夫子說而化導之矣其後僅數百年而有丘文莊者出於其地大振儒學北方之學者莫之或先也瓊州遂為文獻之邦令安知我朝之關北終不如宋朝之海南乎愚之說蓋先後錯陳而其所以策勵者有淺深之序焉始冀北方之人奮起遐陬如丘文

莊中領感發於朱夫子之訓而終則以皷舞於文武之教以詠歌二南之化樂其所樂為望焉斯蓋各在當人之身而不暇於他求矣北方之人其勉之哉

沃川郡去思堂記　辛亥十一月

沃地為郡地曠民貧長民者或失其人則輒有揹瘠之憂歲在　崇禎紀元之戊申沈侯攸轍從班來莅焉侯以名家良子弟其風度已著於未至之時既周一載為政之善不可勝記蓋不甚綜理而惟以清省自喜其所施為則簡節疏目談笑於簿領而吏民無不自得焉故人無不稱善而或問其所為之善則亦

無以切切言之者矣蓋旣去而民益思之先是　朝
廷以爲爲吏者頗多違道干譽而民之頌之者亦誠
僞相半遂須新令以嚴立碑之禁㳌民無以寓其懷
則相與揭刻於治西斷麓之石崖行路觀之無不徨
目今年辛亥南原尹侯衡聖亦自通列隅一手來奠
其民見沈侯所搆小屋在客舍西偏之十許步而功
猶未畢侯遂訖其塗墍而黙察一郡之情原名曰去
思蓋亦崖刻之意也余惟善者天下之公理也然人
惟有私意也故人有善好之者常少而其不好之者
常多況守宰於前人則其不指瑕疵者亦鮮矣又可

望其稱道之邪故聞人之譽之者則剛者未嘗不怒於言懦者未嘗不怒於色而有毀之者則亦隨其剛懦而言色之恍乎見焉令侯之所為如此則沈侯之善即侯之善也故其革舊弊寬民隱律已束吏杜私奉公已使鄰並承楷其政雖不盡同於沈侯而其心之善未嘗不同也然侯以年老指鬓毛而已有賦歸之意郡人之憂思深矣則其既去之後亦可知爾然則斯堂也畢竟為何侯之堂也噫公天下之善而破藩籬之障者古道也故朱夫子稱之以大方苟古道既復而人無物我之私則不獨兩侯為此堂之主繼

而来而善於政者皆可爲主人而此堂爲一大公物矣其所謂大方者真在是矣雖然至愚而神者民也所爲雖善而苟有意於民之思我則其茂小屈曲之態隨事彰露而民反不思之矣故南軒張子曰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此雖與貨財有異而其爲利心則一也蓋公私之攸於心者甚微而向者之應於民者至著可不惧哉此又爲政者之所當知也時　崇禎辛亥十一月日郡人宋時烈記

任實縣愧俸樓記　壬子四月

申侯聖時爲縣之數月以賑恤之暇治其貯財之廢

曰闢其傍數架以為登臨治事之所而間以書問名於余余名以媿俸而告之曰昔朱夫子之為吏也每誦葦蘸州道有流亡媿俸錢之句夫夫子之為政宜無所不至而猶以此自誦則後之為政者尤豈可以不盡其心而徒以哺啜為挄佚以晨夕登斯樓也遠望街路見其有保抱婦子顛倒困頓之民而吾乃列鼎排案食有魚肉則其不能安於心而媿於顏也自不能已矣不如是而但為所居之移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而凡彼之痒痾疾痛皆不能屬已矣仁人之心烏可如是耶苐以徒有媿之之意而不思所以無

媿之道則無益於民之捐瘠而其為媿也終不去矣必須以朱夫子忠厚惻怛之心為心而其時措之宜條理之密又必如夫子紹興之荒政然後可庶幾矣雖然夫子雖誦此句而又必以故縱吏胥畏憚權豪為今仕宦者之病而自不免追究人吏監禁斷遣之蔽夫忠厚惻怛固是為政之本而縱吏胥憚權豪必反害於忠厚惻怛之政矣古人有言曰養稂莠者害嘉穀然則為政之道又須內外兼盡剛柔相濟然後可以真無媿於俸錢矣然後登斯樓而四望則昔日之保抱顛頓者舉變為安堵樂業之民矣如是則俸

錢之厚雖至於肥妻子飫僮僕亦不為過矣而雖復既去而徵吉貝如夫子之為亦可也聖時嘗讀書為儒為最好朱夫子書故終始以夫子說相告聖時想樂聞而不逆於意矣愚既以此相告而於俸錢之說復有所感焉夫子生乎南渡之後每感慨於諸葛丞相故雖自言其誦韋詩而因又言自用俸錢作卧龍菴於廬山之深谷而曰神交付冥漠今之為政者雖使民飽食興事而苟無此意思則亦何足觀哉是則終為媿俸之人矣此尤不可不知也聖時名啓澄高灵人　崇禎撗艾困敦仲夏日恩津宋時烈記

華陽洞雨後記 壬子四月

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山水爲留行無勞具鷄黍

崇禎之横艾困敦四月余来住華陽杜門理病寂無人事只與一小孫及八溪卞生東佐相守小孫俄以事還家其念後驪興李東亨泰卿延安李益著叔讓及宗少宋奎炫明叔先後来訪適雨洗林泉尤快心目宿留溪舍相與講論文字談說理致不但爲逃虛者跫然之喜而已也既日晴水落余亦將西歸二十四日遂與諸君俱出山門穿林踏石渡水臨山所經

皆在軟緑残紅之間也其倦而休也披讀随行冊子庶免所謂山水好志則荒之戒矣五日始分路東西意甚惘然諸君要余題詩以為別後晤面之資余既不能詩又以行色卒遽未有以副也然諸君之意終不可孤故遂書晦翁武夷作一絶于紙盖以諸君之来其意鄭重而余以唑屈為甚媿不敢自謂為余而留而晦翁詩語適與相會似若為今日事準備者故聊以奉贈幸諸君諒此摧謝難堪之意也来日卞生自溪東僧舎欲来會没水狼狽遂隔水相語而别足備山中一故事云

天安郡明節亭記 壬子四月

古者執藝莫先於射射不惟以禦亂兼有以觀德故自天子以下皆有樂以為節其義深矣大夫以采蘋為節者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為節者樂不失職也故記禮者曰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後世此道不講則無惑乎不循法失其職而反度背規喜情好縱使其國日趍於危亡也昌寧曹侯為天安之七年治其邑之射亭而新之問名於余余取記禮者之言名以明節而告之曰夫射者男子之事而君子之所重故自

其始生而懸弧於門左始冐而以桒弧蓬矢人為之射天地四方既長而不能則辭以疾而不敢言未習則其不可不習也明矣其習之之時大夫而必明其循法之節則法立而能守事可久而業可大矣為士而必明其不失職之節則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而皆得為良士矣如是則國事其庶幾乎昔召公戒康王初服以為守成之世多溺於宴安矣茍不詰其戎兵奮揚武烈則陵遲之漸見矣故必以張皇六師為無壞其高祖寡命之本而朱夫子嘗備賊于同安也自當賊衝而一面作射圃於城隅属其徒日射其間而

曰必習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頼也夫康王之時天下極治而召公之戒如此同安之日賊勢甚急而朱子之事如此然則安固不可謂事無足為而危亦不可謂事無所及也嗚呼　本朝今日之勢可謂安耶危耶宜乎曹侯賑飢掩殣日不可暇給於此尤拳拳也繼而来者能以曹侯之心為心而不至於隳廢則邑中之士夫必将興起而自明其節推而至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無不各職其職而以明其節則張子所謂朝廷大有所益者其在是矣而亦豈無明其大節而擔當世道者将出於此邑也余将拱手而俟

之矣嗚呼余既以朱子事畧及於前矣復以畢其説可乎朱子於初到漳州之時教習弓射皆無一人能之者遂作三番每月輪入教場彎弓及等者賞之其不及者留之只管彎射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及上等此豈非講武之明法乎今之為士者恥言武事抑何異歟至於明節之義則朱子與人言所必稱者此不須云矣曹侯名敬彬字華叔昌寧人壬子四月日恩津宋時烈記

清州去入亭記

壬子七月

尹節度天賚以節鎮清州之二年庚戌新其射亭而

請其名愚曰觀德之名舊矣然名者所以別之也而今以是為名者不翅多矣則將混雜而無別矣盍以去入而扁之也尹鄭度遂以揭之楣間矣今柳鄭度斐然隅一手持鄭重来一日訪余而言曰射亭新扁之義出自家語禮記今之讀此二書者盖鮮矣故来者必人人致問焉嘗以逐面解說為苦矣敢請書其說並刻於其下則来見者皆自知之而庶將無事於問荅矣愚曰諾夫人之昧此二書者誠陋矣然子貢嘗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程子亦曰其中得一兩句好者今夫是言也實聖人之大訓則只此一語亦

可以明義警俗而為大夫為將帥者尤不可以不知
也蓋孔子嘗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焉孔子使子
路執弓矢出迎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及與為人
後者不入蓋去者半入者半矣其所謂與為人後者
忘親貪利而求為人後之謂故其罪與僨軍亡國同
科也既而又以幼壯孝悌不從流俗等事出語曰否
則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又半入者又半矣此其去入
之說也噫孔子之時猶尚如此況於叔季之世乎愚
未知柳節度亦嘗以是試之於衆乎其去者幾人而
入者幾人耶雖然仁人者不以無道必一世而棄之

愚頑柳節度以打造兵甲之鐵多作金箆刮人眼而示之以此說則雖不讀二書者必將聳動興起而入者將多去者將少矣然則其有補於世教也大矣而緩急之際亦將有得力之地矣時　崇禎紀元之玄默困敦孟秋日恩津宋時烈記

興龍壯節亭記　壬子九月

鄉之父老章甫既鐫朴先生碑將竪于所謂王竹丘者既又相謂曰先生之亭址在丘下稻田中者其階砌尚在今以此竪於其地而仍復其亭則先生之炅倘可来遊而過而指點者亦不復咨嗟而涕洟也議

已克合而稻田方爲李氏之所有成云舊實先生之
所遊而當時没於官以償功勳家而展轉以歸於李
氏其言似不誣矣然李氏貧者有難捨之意則事且
徘徊矣先生之耳孫郡守崇古聞之亟以其家財貨
焉而亭遂成於今年之四月日又相謂曰亭既成矣
丘陵磵谷皆不變當日之顔面矣盍於是酌清泉奉
蘋藻以薦先生之神乎先生其有不享者乎於是議
又克合遂得九月之丁亥遠近齊會將事時縣監尹
侯夏徵章甫行初献曰今茲俎豆牲幣寔我之自
官供奉者此雖不列於祀典而後之来者苟有慕先

生之心者孰肯以無文而不繕其供奉哉咸應曰然於是相與名其亭曰壯節盖取 世祖大王萬世忠臣之義矣其東百步許有一區稍有泉石之勝故老傳以為先生所嘗遊賞者又立堂三架名以直節以為薦享時齋潔之所又其上數十步有所謂興龍書堂者是則邑中後生曾所建立以為藏修之所者也尹侯又定閑丁幾人以為典守碑亭之役云

祥雲驛和風館記　壬子

祥雲驛舊在襄陽府治之南二十里許諺傳以為嘗有五彩雲凝聚其地因以為名而其丞所居之館亦

以是名焉既而以風氣之悪人甚病焉更於府内卜
地置舘而仍揭以祥雲之名矣今　上十二年兒子
基泰爲丞玆驛嫌其名之爽實嘗歸省而告曰頗有
以改之余曰祥雲之名甚佳捨之可惜然朱夫子嘗
以和風云者媲之祥雲以賛程明道之德今若以此
而易彼則是猶鳳去而麟至矣况嶺東之地大抵多
風而襄爲最甚今此舘之所處獨免其拔屋飄瓦則
令所改新名眞得其實矣然驛隷之所以爲患者實
在於爲丞者之饕虐而風之爲患次之苟使爲丞者
横目自營而無仁恕之心以加焉則雖使和風日吹

草木冬榮亦何以鮮其慍哉凡為丞於此地者顧名
而思義則其康矣乎嗚呼明道之有此祥和之氣者
豈徒然哉蓋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又曰常愧視民如傷四字其仁愛之心如此
故其符見於外者不期然而然矣凡為丞於此者不
徒慕其名而思效其實之萬一則雖使惡風翻海而
至還如疵之以大厦被之以温纊矣兒子莅任已經
年歲矣未知丞負汝乎汝負丞乎苟不以明道之心
為心則其不但負丞而負此新揭之名也可不惧哉
遂書此以畀之並以諗于後人云

崇禎壬子月日

懸津宋時烈記

東郊新居後記　壬子十一月

余竊見金公起之所記東郊新居不能無所起於心者其曰幼學壯行致君堯舜者自士君子之至願而乃以七尺之軀汩沒於宦海瀾翻之中不能自拔於鍾鳴漏盡之後者多矣此豈公以壯行之年而將欲告老之意也歟茅公位至卿月聖上倚任其所以行其所學有何不可而猶不顧於士君子所願者豈猶有所不樂於心者哉是未可知也及讀其篇末也乃釋然於心而悅然而歎也其曰吾先祖考難進易

退之鄭終始不茍歸卧石室者過半所謂石室者非有江湖泉石之樂則必有其可樂之實而非他人所可知也嗚呼文正先生之樂果非他人之所敢知而公則知之故將以其所樂爲樂而有繼述之志也然君子之所謂樂豈易言哉陋巷簞瓢之樂濂溪不以告於二程程先生亦引而不發邵先生亦自言其真樂攻心而終不言其所樂者何事夫君子之樂得之於心其胷次自不覺其悠然而天下萬物皆無以易焉則誠非外人之所可知而惟公則自爲赤子時提挈於左右而又有所聞於趍庭之日耳濡目染無非

所樂之實則無惑乎他人不知而公獨知之也嗚呼文正先生之所樂即顏邵之所樂則眞可謂大且深矣惟朱夫子所言其於今日事尤有至切而至要者今請爲公而誦之也夫子之言曰幼而學强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怵迫勢利睠軒冕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咨嗟慼促豈知歸之爲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宦之所爲不能無愧悔于心者則其於所樂雖欲蹔而安之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豈不難哉至哉言乎今公之志如此則其能歸也

必矣而其未歸之前將無愧悔是圖是度則其歸而能樂也可保無疑矣文正先生之所樂亦無乃由此而得之耶敢以為問而曰以勉焉時　崇禎壬子長至後日

懷德縣新洞社倉記　壬子十一月

上之十年庚戌歲適大侵人民之死者塡街溢巷至於翌年而尤甚上下憂遑莫知所以如何也吏曹叅議李公端夏上疏請須朱子社倉法於邦內俾民漸有儲積其意蓋請三年之艾雖已晚於七年之病尚有愈於終不蓄者　上以為然事既下縣監尹侯徵

夏以特命来莅是邑適㪅月矣即以詢於邑中曰願行者聽其不願者不必強也縣之南儒士朴世振世輝等以問於余余曰朱子嘗論社倉而歎曰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無有我之私故其愛利之心無窮而特窮而在下則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而又言天下而凡有社倉處無不記其事以美之今吾儕讀社倉之法公私陰受其賜又嘗請於朝須行其法於朱子書終不知一言為可用已犯侮聖言之罪者多矣今因民生之困急 聖上之德意得行其法則猶可愈於全不用一言者矣朴生以告於宋殿中國薑

前叅奉李相吉前叅奉李德老諸人是皆一邑之望也諸人既許之則閭氓無不願從遂令各出五斗租以為之本其不能出者甚多方以不克濟為憂矣觀察使南公二星聞之亟出營米二十石屯田租六十餘石以助之曰 聖上以愛民之心既下社倉之命而無有應之者今懷之民獨行焉甚可嘉尚於是同社之人無不喜躍曰不惟吾身而已將及吾之子孫世受世賜矣遂築倉於縣南之新洞里使數人者蠲其役典守之余惟是法本起於周官而昉於隋唐而備見於朱子之書矣今 聖主賢臣以不忍人之心

而須下此命矣然寒士貧民雖欲應募而亦不能自
遂矣今南公之恵乃如此必將有聞風而興起者矣
是則公之恵將不止於一方而已然公豈無所受而
為哉昔朱子為社倉於崇安也知府徐公嚞舡粟六
百斛溯流而助之魏艮齋為之於長灘也常平使者
袁侯復一亦以米助之令公以財力罄竭之餘乃及
徐公之十一是難也而又令營米之外其所謂屯租
者則永給勿還其本是則又優於徐公之恵矣又念
宋時因朱子所請朝命既下而吏情不恭不以布於
下故江浙近郡至三十年而民猶有不知者此朱子

之所甚歎者倘靡尹侯即以募於民間則 聖上德意將只作一幅故紙而止矣今日同社諸人幸毋忘忽而俾有終始則非惟不負所學於朱子亦上不負聖上下不負南公與尹侯而公私果能陰受其賜矣可不勉哉又惟此事必須得土田然後可為久遠之圖故宋之光澤縣宰以民田僧田之入官者與之社倉而朱子亦記之今亦以此而告於觀察公及縣侯似亦一事未知如何幸社中諸人相與議之

易安室記

趙復亨結數椽於西郊之外先壠之下以為 棲息之

所而問名於余余曰余方愍世人不揆其頂踵止於七尺之強弱而務為高廣之屋以自侈大也今兹數椽既成於不日而又易安古人有言鷦鷯易安於一枝而晉陶靖節亦以容膝之衡宇為易安今子之安於斯室也亦甚易易矣盍以是名之復亨曰然余又曰凡人有室動作於事為而入處則安行役於道路而泊定則安此皆無待於外不求於人造次而得之者矣斯不亦易易乎然而仕宦之人怵迫利害睠顧冕紱則不能歸安於所安之處矣其或歸安而厄邅之餘厭苦卑隘追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嗟吁悴薾

自以為不得其所豈能知其為安耶又其從前游宦之日其所云為有不能無悔怍于心者則其羞愧熱于中貶議交于外矣然則雖欲強而安之其心固不能安也心不安而身安者未之有也然則雖曰易安而能安者實難矣復亨嘗讀朱子書旣通籍入仕矣若其論議行事一用朱子之書則將無所不安而所難者實易矣若戍傴仰床席抛棄經史早眠晏起無所猷為而曰吾得所謂易安者則非吾之所望也

尤菴先生後集卷三十二